



死

歐陽羅德

## 魯迅傳

佐藤春夫作  
梁成譯

魯迅是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的。他底父親是讀書人，雖然她底母親是鄉下人，但她是很努力自修自讀的。在他幼小的時候，家中置有四五十畝良田，因而生活亦很可過去。他底祖父在清朝是已獲得翰林底學位；可是當他在十三歲的時候，祖父已因某一事件被捕入獄了。於是親戚和鄰舍對於他底家族都加以凌辱，家裏底財產也都被擄取精光；接着父親就生起大病來。他在發表於語絲半月刊上的自傳裏：

「……在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的家裏忽然發生了一場偌大的變動，幾乎什麼都沒有了。我就寄着在某一親戚的家裏；但那時我已可以說是個叫化子了；雖然我曾經決心回家，但是我的父親已罹重病，約病了三年餘終與世長逝了。……」

還有在他那處女作小說集吶喊底自序裏：

「我有四年多，曾經時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當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當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材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中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

一日的亡故了。……」

因為祖父是做官的，所以家裏便有着相當的產業；但這些都為父親長期生病而用光了。因為被親戚所欺凌，以致沒有飯吃，他就這樣地說道：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在家裏既無飯吃了，却便非向外發展不可。但因為他是個讀書人的子弟，不用說是要受教育的了，即使讀書，那便更能進免費的學校；於是他底母親就籌劃了八元旅費，他就拿了這筆旅費到南京去。在南京他既非常貧窮，且又很用功；但終於考入某一礦山學校，這學校是由新黨（當時的洋學派）所主持的。他對於洋學很感興趣，既醉心於進化論，又愛讀新科學書，尤其對於生理、解剖、衛生等醫學底知識加緊努力自修着。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吶喊」序文）

所以他後來就都寫了出來。的確，在他年輕時感情所受的父親底病的刺戟，無時不都深印在腦海裏。他為了父親底藥價，為了搜集藥方的藥材，曾整整化費了三年多工夫奔走四方。因此就研究出來父親底病是為庸醫所殺害了的。所以他想做醫生；要來救不幸的國人。而



且當時已覺悟的青年，無論誰都好像是有這樣的思想似地，燃燒着爲拯救快要滅亡的中國而振作起來的革命精神。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接着什麼日清戰爭呀，什麼義和團事件呀，都爲外國所擊敗，正因爲是倒了霉，所以所有一切都受外國底壓迫和威脅，於是中國就漸漸地被蠶蝕了。因此滿洲人所建立的清朝，就是漢人底仇敵。所以什麼推翻滿洲人底政府，同時非馬上建立中國底權的風潮，就橫溢着在知識青年之間。那時，日本已仗老練之力與隆了起來的，所以政說日本就是他們底模範。但日本之興隆，完全是由於明治維新底變革之所致；因此中國也便非起來革命不可了。魯迅是已看清了，日本維新和西洋醫學底關係。所以他便以爲已被悠久的腐敗的傳統所束縛着的中國國民底精神，應該是依於科學底知識，以及醫學和醫術來啓發的，這就是喚醒中國國民底覺悟的第一步。

「因爲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仗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序文）

那時，他是沉醉於像少年似地的浪漫的人道主義，興奮地在努力着。在礦山學校畢業第一名，過後就領得省費到日本去留學，在東京的弘文學院有二年間是研究日本語和普通科，終於，希望做醫生的他，就考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了。第一年的考試，就在日本人的學生中，他底成績是中等的。有一部分學生以爲「中國因爲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無論如何總是低能

兒」(根據「朝花夕拾」)，對於他底成績都起懷疑，有的說要派出級代表來檢查他底課卷，有的說有部分的教師把題目洩漏給他的。自從給他知道了這些學生對於自己底誤解之後，他對於學校便大失其所望了。於是到了第二年，他就非離開仙台不可了。(參考「藤野先生」)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室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些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先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遠的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吶喊」序文)

那時，他底美夢完全粉碎了。同時他底一生就以此爲契機轉變了方向了。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爲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序文)

在東京的留學生們，想研究法政、理化、警察、工業的很多，可是研究文學和美術的却没有。於是使那些人當中集攏了幾個同志，此外加入幾個經濟援助等的，討論之後，第一步自然是出版雜誌了。那時，魯迅已經是推翻滿清的革命黨黨員了；但他既在德國協會學校裏讀德文，同時又參加各種實際運動，出入於宮崎和滔天的什麼地方等。因為其雜誌也是滅滿興漢的，所以可說是當時革命運動之一了，因此其雜誌就定名為「新生」。「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也都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非生產的新生的結局。」（「呐喊」序文）

終於雜誌出版底計劃是失敗了，學校也被拋棄了，意氣沮喪的他，想到德國去的理想也失望了。還有，那時，和他底弟弟周作人（周作人也是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是永遠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其文壇的聲名是與其兄魯迅並駕齊驅的）共同翻譯的「城外小說集」出版了，但祇出版到了第二集，這也終於失敗了。他從仙台回到東京的第三年，那時已有二十九歲了；但在國內的母親以及其他的人都非要他援助經濟不可，所以他祇得回國了。回國後，他在杭州師範學校裏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可是祇一年就辭職了；接着就當紹興中學校底教務主任；但他又不到半年跑掉了；這是因為他和無論那一個上自校長下至所有古董的道學先生的同事吵架，思想上不對的緣故。他自離開了學校之後，爲了生活就想在某一書店裏當編

輯員，結果又被拒絕了。但這其間，他已是革命黨員而拚命地爲革命在奔走着。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革命軍在武昌起義，清廷便很脆弱地潰滅了，忽然各地就接二連三地歸於革命黨底手裏。魯迅底故鄉，紹興也早已是革命黨底地方了；但其內部仍然是照舊未動絲毫；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由這幾個腐敗的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像什麼鐵路的大股東做行政局長，錢莊的老闆做軍事局長之類，當然這一軍政府是無容年輕的知識青年加入之餘地了。學生們就先騷動起來了，那時就有一個在革命軍隊中很有勢力的帶了軍隊，爲了鎮壓騷動分子，從杭州開到了那裏，本來那軍隊底首領是承奉大多數的破落戶以及真正的革命黨員們而舉爲都督的。可是做了都督之後，馬上就神氣活現起來，壓迫民衆，已變成了專橫放恣的軍閥了。那時已如同革命黨的同志的魯迅，是有着了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

「無論怎麼樣，總是毫無趣味，他們底計劃是沒有的。」

有一個魯迅底學生某時訪問他說道：

「我們不得不辦一報紙監督他們，所以該報底發啓人得要借一借先生底大名。」

魯迅底學生們出版報紙，是罵軍政府以及其內部的人們，不但如此，而且罵都督，和都督底親戚，以及同鄉人。終於說都督要害魯迅的消息帶到他那裏，魯迅就拔脚逃到了南京去。那時，剛巧革命政府在南京統一了，孫文做大總統，蔡元培做教育部部長。蔡元培是魯迅底同鄉，是老先輩。魯迅由他底關係一越而爲南京政府底教育部的人了。南京政府不久遷

移到北京去，魯迅也跟政府一起遷移到北京去在教育部裏做事。他共在教育部裏十五年當中，除做過教育部幹事的官和做過京師圖書館長外，曾執教鞭於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關於他學術的方面，則有名著「中國小說史略」，這是將在北京大學裏的講義原稿整理而成的。

他從在東京和同志想出版的「新生」失敗了之後，研究文學底意志也便好像消滅了似地。但他在東京的時候，常常寫文章投寄於革命黨底機關報「浙江潮」和「河南」等的刊物上；不過那主要的大多是關於解說科學史或進化論等底啓蒙的論文。尤其把文學家介紹了進來。當時，在一般青年底心裏，因為是都已充滿了革命思潮，所以凡是反抗和復仇的東西，便很容易得到了反應。比方拜倫之援助希臘獨立運動的熱烈，是最為青年所崇拜者，尤其是對於拜倫的讚揚；但除拜倫之外，青年魯迅曾力說介紹荷蘭底復仇詩人阿達姆、彌凱烏基、匈和利底愛國詩人彼愛託夫，沙特、菲律賓底文人為西班牙政府槍殺的黎沙爾（其祖父係中國人）等過的。另有一部分人，從東京及其他的圖書館中搜集明末遺民底著作，將滿洲人底暴虐的事跡抄印出來，拿回中國來，企圖供已被忘記的舊恨能復活，藉以幫助革命的成功。那時，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宋舜水集」、「張蒼水集」等似地都已被翻印了出來的。魯迅在東京的時候，據說是個革命黨員努力從事於文學運動的；但一旦革命成功而清朝被推翻了之後，那樣的文學也早已不必要了。

由於一九一一年底辛亥革命而推翻了清朝底專制政府，中國則一變而爲中華民國，名目上却便已是共和政體了；但清朝推翻後的政治的統治者，仍然是所謂「軍閥」也者。中央政府不過是任命各地方具有軍隊和行政權的督軍的形式而已；但事實上，剛巧相反，在各地方具有勢力的軍閥之間的勢力均衡上，仍然是操縱在北京政府底手中。總之，北京政府不過是這些軍閥獲得政權後競爭的巢穴而已，但這些軍閥，不但是常常爲各列強所支配着，而且列強將這些軍閥當作走狗，使其互相間對立抗爭起來，藉以爭奪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辛亥革命雖是已把清朝推翻了，但自清朝崩潰之後，這却可以說是比以前更容易促進列強侵略中國；事實上，列強是用了種種的方法來援助推翻清朝的。可是從把清朝推翻之後，列強就利用各個軍閥，在中國拚命地擴張自圖底勢力範圍，供給軍閥、軍火、彈藥於軍閥，同時把軍事顧問推薦給他們，總之，是已把軍閥視同手足似地在活動着；但作爲財政的，軍事的援助底代價，就是逍遙自在地可獲得鐵路、礦山、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的特權。因此，龐大的外國資本，每年就好像潮水一般湧現進來。中國由於外國資本首先就是促成近代工業勃興了起來，同時跟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出現了；然而那時恰巧歐洲大戰已開始，同時，列強對於中國却便非暫時停止經濟的活動不可。那時雖然給與自國民族資產階級可於由土着資本急激地發展的機會，但等到歐洲大戰一停止，同時，列強又捲土重來再向中國開始了猛烈地侵略獲得市場。因此在歐洲大戰中已急激地發達起來，做着美夢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受到列強底經濟的



壓迫，以及列強所操縱着的封建軍閥！列強相互間利益底對立便都急加尖銳化，同時，那些爲列強所操縱着的軍閥繼續不斷地發生國內戰爭，而那些軍閥殘酷地苛捐雜稅就阻害着了民族資產階級底發展。那末，這時有兩個敵人擺在那些民族資產階級底面前，就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於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首先對於容易戰勝的自國軍閥，卽列強底走狗，同樣對於代表地主、土豪、劣紳等底封建勢力的軍閥，不得不應該爲打開他們底血路而鬥爭的。確，民族資產階級底代辦者，無論什麼時代，都是知識的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因此，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受了軍閥外交底失敗而起來活動，站在最前線上組織學生，推動各地的總商會，展開了從反軍閥到排外底大運動。這就是打開中國近代民族革命運動底萌芽，卽所謂「五四」運動也者。（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確是有着重要的意味；但運動勃發底直接動機，就是二十一條件。大一點中國近代社會運動，卽發端於排外運動，或立刻結束於排外運動，這就是半殖民地中國底宿命。）

所以，五四運動就是從北京大學生底燒打事件，立刻展開到全國底實際鬥爭，因此在政治上就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底運動；但在思想上都是封建的舊文化底革命。可是關於這次五四運動關頭作其前哨戰，却不得不溯到所謂「文藝革命」運動了。在這裏就據中國批評家丙申說：「五」「四」是已有了一貫的目的，卽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是以鬥爭底形式接受了民衆底要求的；換句話說，已經企圖想要組織民衆底意識了的。這次運動最初是

以意識形態爲組織想選擇最有力的武器——文學來作爲第一線底突擊隊。反對文言文和舊戲，就是他們底口號。其次，這次運動已擴展到了在全文化戰線上，反對舊禮教，攻擊儒家底人生哲學；最後主張德謨拉克西（Democracy）底政治。這時新青年社底某一次宣言，已成了形式上「五四」底中心的大本營，「丙申」五四運動的檢討」。

魯迅是在這一新青年社即「新青年」刊物上才開始發表了他底作品。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忽然在讀者中掀起了異常的高潮，過後就絡繹不斷地被發表了傑作；但那當時的中國底文學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科舉度（官吏考試），因爲是由古文來決定其考試的，所以古文——文言文就是文學底正宗了，使用白話的小說，是很流行着的；但那是當作通俗的文學，不，是不認爲是文學的；因爲文壇是被古文家所佔領着，比方：唐宋八家和八股底混合體的「桐城派」；繼承思綺堂和愛隨園底四六駢體文、以黃山谷爲偶像的「江西派」等，都是當時的所謂文學也者。因此，在國民之間所使用的文章，像碑銘墓誌似地寫起來，確是不能獲得讀者歡心，因爲是盡量模倣古例而專額讚美死人的。縱令是普通一般的信札，自始至終都滿載着誇張式的諛詞。碰到了喪事，即使華居美食，但在死亡通知書上，大吹其牛底寫着「蓆草枕土而昏迷」。假使拿扁頂贈送給醫生，則寫着「技高歧伯」、「術高黃帝」、「着手回春」等的，雖是窮鄉僻壤的小豆腐店，在正月所掛的對聯，老是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樣的

法螺。總之，無論什麼，都是阿諛、虛偽、誇張，開天闢地是模倣貴族底古典文學的。還有一種叫做山林文學，就是獨創一格寫深晦難澀的文章，自以為高尚雅緻的，甚至於自己以為今世的俗人都不是他底對手而會寫文章的，把自己所寫的文章藏入名山裏，讓百年後的賢人看出其價值來的所謂「名山著述」也者，這種逃避現實的空想文學，像一部分名人所說似地，確是已經沒有文學思想底根幹了。這些古典文學、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對於一般大眾什麼裨益都沒有，其形式是陳腐的，祇有肉而沒有骨，不過是裝飾品罷了；內容是並沒有考慮到人生或社會，其眼界總是囚於帝皇、權威、神仙、鬼怪及個人底穹通利達。這種文學，是由於阿諛、誇張、虛偽、迂濶的國民性互相而成的原因和結果。假使不首先革新這種醜陋的文學，則不能革新社會（以上是根據陳獨秀底「文學革命論」），因此，所謂「文學革命」就起來了。

文學革命運動，實際上是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新青年」上所發表的一篇從美國寄來的胡適底「文學改革芻議」，是其導火線。「新青年」底主筆者陳獨秀馬上對於他表示同意，在第二個月的「新青年」月刊上就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這是以政治運動作為前提的開始。「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誕生的，最初是不為世人所瞧得起的，後因其主筆者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加之他是北京大學底進步的教授，所以等到他出來提倡文學革命，立刻就引起了世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們底動聽。當然，一向來古文學家是反對它

的，就用了種種的方法，甚至於用了政治底方法，想來防止壓迫這種運動。可是時代底大勢使然，所以無論怎麼樣是不可能的，很快地舊文學不打而倒了，數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就爲之一新，這就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文學革命底旗幟，因爲是反對古文提倡白話文，所以這就叫做「白話文運動」。因此，一向在民間非常流行而當作通俗文學瞧不起的白話小說，加以新的批評，就授與相當的價值。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非創造出來新的白話小說的作品不可了。

文學革命底理論基礎，是由於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等創立出來的。不，像陳獨秀似地，傲然地說：「爲要改革中國底文學，必須以白話爲文學底正宗，這是很明白的；反對的人更無討論的餘地，」所以白話文學底主張便照樣得到了一般人底歡迎；但實際上能代表白話文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的作品，同時這一運動能夠在社會上得到絕對的勝利，這却可以說是魯迅底功勞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底「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上，就已足以使青年們興奮了的。某一青年後來在歡迎魯迅到廣東去的文章中這樣地寫着：「狂人日記中最初在「新之時，本來不知文章爲何物的我，讀了異常興奮，一到朋友的地方去，總向他們青年」上發表說——中國文學創一新時代了，你們都應該一讀「狂人日記」呀！甚至於在路上走的時候，也想向路人發表我的意見。……」（「魯迅在廣東」）

「狂人日記」是描寫被害妄想的狂人的日記體的小說，這個患精神病的人，的確，是大

膽地明確地痛罵着中國封建的舊社會底惡弊。對於他底隣人更甚，尤其對於他底家庭放了加緊攻擊的矢箭。所謂家庭——家族制度也者，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當作社會的單位，無論怎麼樣，在一般總是覺得煩瑣的事情。封建的家族制度，在已完全形式化了的儒教之流的宗法社會觀念之下，在可無不可的時候，那確是當作近代社會成長的最根本的障礙橫在已覺悟了的人們底眼前。在一個家庭中，包含有同姓的許多家族，與其說是大家族主義，毋甯說是氏族主義底組織來得恰當些。他們是互相依附其他的東西，互相利用其他的東西、假使犧牲得不恰當，那末，就無立足的餘地了。同族間勞動的人，常常非負擔不勞動的人底生活不可。由於莫大的國際資本，以及與其打成一片的自國底軍閥官僚資本而勃興起來的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當然。是要把以土地爲主要的生產手段，以土地爲中心而成立的封建的大家族主義導入於不得不崩潰的命運中；加之，中國特殊的情形，國際資本主義，已如上述造成了軍閥不斷的內戰，和苛捐雜稅，結果，中國必然激成遍地皆兵匪，橫行掠奪，這都就使他們更窮困化，更使土著的百姓困難化。但像這樣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瀕於崩潰的家族制度，無論是在道德上或習慣上即已形式化了仍然存在着儒教主義底宗法觀念。魯迅底「狂人日記」雖在那時出版，但已剔抉了已腐敗不堪的封建社會底舊習慣。因爲這是已給與知識的青年學生大衆以異常的興奮，所以就很受歡迎了。

魯迅平生是慨嘆中國社會已斷送在宋宗已歪曲了的孔子哲學中；但在「狂人日記」中，

確是比攻擊家族制度更進一層，尤其是使封建社會本身能道德化的儒教之流底仁義道德，已經不過是失掉社會意義的固化了的觀念而已，而不僅如此，在中國底歷史上雖是充滿着仁義道德，但實際上誰都在着欺負他人——以他人爲餌食而肥自己的。不僅祇現在的社會，即在從前，也已這樣地在痛罵着中國了的。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中之一節」）

因此，是已暗示着可呪咀的醜惡的社會，都是不得不由次一時代的青年人來改革了，而「狂人日記」這篇小說最後是用了「救救孩子」這一句來結束了的。

救救孩子——這是已極端地表白出來他底理想，新的中國應該是說由潔的青年來建設的，當然，這一句話是能使當時的一般青年覺悟到是重大的任務；但自此後這句話就成了當作能使青年從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裏解放出來的口號而廣佈在世間常用的格言。事實上，自此以後的中國青年學生，就站在一切大衆底社會運動的第一線上，成了最活躍最勇敢最戰鬥的指導者和組織者。無論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還有國民革命，站在最前線上指導着大衆的，都可算是學生組織的了。

繼「狂人日記」之後而陸續發表在「新青年」半月刊上的，有如：「孔乙己」、「藥」



、「明日」、「事件」、「頭髮的故事」、「風波」、「故鄉」等。就是從一九二一年「阿Q正傳」連載於「北京新報」底副刊上後，他便一越而爲文生的第一個人物，這些作品大概是描寫辛亥革命前後社會生活的：既描寫出來如何舊社會，必然非崩潰不可的特殊性，且又暗示着如何產生新的社會。所以說他是用最忠實的手法描寫出來革命及革命底風潮，是怎樣浮現在人們底心裏和生活的局部上的。的確，他可以說是善於描寫農民生活的農民作家。在他底小說裏，是主張不願露出非常生硬的概念，所以，他之作家底手腕是超羣拔萃的。他能把無智的農民拉來作爲小說的主人翁，但具有稀奇古怪氣味的那些主人翁，既可笑又可憐。像演戲一般而且發揮着最真實的各種行動，當然作爲個人底行動的背景，無論什麼時候，社會本身是被當作最重大的眼目而描寫和批判着的了，這是不用說的。這種古怪的主人翁，就是「孔乙己」底孔乙己和「阿Q正傳」底阿Q，都是非常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的。孔乙己是舊時代底讀書人，是時代底殘渣，雖然沒有差使，志氣是昂揚的，但因沒有生活能力而行乞，欠着酒店裏十九文錢，一直寫在粉板上，已經好久不見他，大概是死了吧。阿Q是失業農民——幫短工，而輕浮的人，非常喜歡造反，愛鬧革命，隨便怎樣總是勝利的，等到祭祀時吃醉了酒就要加入暴動的黨人，結果連性命都犧牲了，就誤會爲乘機而起的暴徒底掠奪事件之黨人（從其平素的輕舉妄動的言論和行爲）而被殺底。阿Q底性格，在那時候的中國的人，誰都有全部分或一部分相似的地方。阿Q底思想和行動是左往右往的，獨自而沒有一

個的確定的精神。因為他愚弱的習性是嬌傲的，所以和人家小衝突則無反抗心，由於憐憫對方底粗暴而是特別自以為自己底氣量大方的結果，總把自己底弱點瞞着以為是了不起的人，對手確是弱者無理取鬧的。所以這點，魯迅已把阿Q是曝露出文藝底真實來的。「阿Q正傳」一發表，接着和魯迅不睦的人們，到處說壞話，好像青蛙似的騷擾起來。像阿Q這樣的人，是封建的遺物，不僅祇在農村裏，所以阿Q之存在，可算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的時代，確是阿Q時代；所以魯迅底「阿Q正傳」一發表，批評就像以「阿Q樣子」「阿Q時代」的句子當作格言在使用着了。

五四運動之前鋒隊「新青年」文學運動底時代的任務，如在前面引用丙申之指摘似地是組織民衆底意識的。魯迅自佔有了新青年之後便不可以做越出這一範圍的工作了。據說他現在是主持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可不能把他底五四前後的作品（在從他指導作家活動之後那時起，以後在他小說便沒有了）看做是無產階級底小說，即在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但他是優勝的農民作家，這也不可以這樣說吧；可是還不能說他是無產階級作家，這是僅就其所發表的作品來說的。

二三年前革命文學論鬧得熱烈的時候，錢杏邨等年輕的標準的共產黨的批評家，出來大大地攻擊魯迅，其立論是說魯迅作品不是革命，所以阿Q是毫無革命性的；但在魯迅底作品裏都並沒有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的。然而魯迅參加作家的活動的時候，中國底無產階級

在那裏是怎麼樣呢？中國共產黨不是已隨時隨地在發表了嗎？那時可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政治思想並沒出現的時候嗎？資產階級革命的所謂國民革命，可不是以「五四」爲前哨戰而已勃發起來了嗎？

魯迅之做了教授成了作家之後，安定的生活已經完結了，同時他已經進入於「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魯迅答覆某人質問他近來爲什麼不發表作品的話）生活了。所以近來之沒有作品，是因爲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忙碌的緣故。他底小說，全都都發表底年代收集在「吶喊」「彷徨」二本書裏，但「吶喊」卷頭底「狂人日記」是一九一八年作的，「彷徨」卷末底「離婚」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的。他也就是從寫了最後的「離婚」的翌年三月起開始了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北京軍閥段祺瑞政府通飾逮捕五十名急進的左派教授和知識分子；魯迅是五十名中之一個。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底首領孫文，是不滿意由這些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的政客所構成的國民黨，因爲他已經知道對於封建軍閥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所以就宣言和蘇聯提攜，同時充許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在同年秋天，已從蘇聯派來鮑羅廷及其他顧問到了國民黨底中心地——廣東。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決定了黨底改組和新政綱。由此宣佈了聯合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農產及勞働者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對封建軍閥的所謂國民革命底火勢，就以廣東爲中心而

燒遍了全國各地。國民黨企圖借着和中國共產黨之提攜想獲得蘇聯底軍費、軍火及革命技術底幫助，而共產黨想利用國民黨在民衆中有歷史的勢力，來打倒在國際帝國主義箝制肘之下的那些封建軍閥，而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想首先完成民族革命。

「在革命，不，全國民的共同戰線的革命——革命的第一階級的時期（廣東時期），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就是農民、都市的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中國革命運動團體特性之一，就是存在在這些資產階級代表者構成各爲國民黨的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之中和共產黨作共同活動的了。」（史太林「關於中國革命」）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文是與世長逝了；接着到了七月，在廣東成立政府。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就任總司令，組織北伐軍出發廣東。所到地方的都市資產階級、農民、工廠工人，都一致聯合起來援助革命軍。因此，那時雖在北京的知識分子，誰都加入國民黨，極力抵抗軍閥段祺瑞政府。青年學生就和段祺瑞政府走狗的教育部長，還有教育部長底走狗校長及反動教授作英勇的鬥爭。左派的急進教授和學生一致聯合起來，指導學生，攻擊反動教授及校長，教育部長及軍閥政府。軍閥政府看到全國國民革命底勢力一日千里地增大起來，便狼狽不堪，恐怖得腳手發抖，於是對於煽動革命的知識分子——急進教授和學生們加以壓迫。在學生羣衆中爲軍閥政府底衛兵鎗殺亦復不少。急進教授就被通飭。那時，魯迅輾轉逃向北京使館區域和外人經營的醫院及工廠，每天祇以求充饑過着日子。他一面在逃避，一面寫

文章投刊於報紙雜誌上，不斷地痛罵政府，與其作頑強的戰鬥。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虐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使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意將他們虐殺了！……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實彈打出來的都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能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那時，受傷的男女學生約數百人，被遺棄的屍體也有五十個之多。魯迅既被驅逐又眼看流血，便更鼓勵青年作進一層的奮鬥。他底家庭，因為魯迅已被官廳驅逐，所以家庭也討厭他。他既被官廳驅逐又被家庭見棄，在此情形之下住北京祇有五十日；終於因為不能久住下來而離開了北京。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系的知識分子，覺得在北京有點危險，同時，南方的

革命底氣焰漸漸地熾烈起來，他們於是便都向武漢方面或廣東方面走去。那時，他因為接到了福建廈門大學聘請的密電，就帶着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底學生許女士（他教過書的學生，因為她是學生運動的戰士，所以也已經不能留在北京了）南下。途中，幾乎被在南京的江浙地方的軍閥孫傳芳的軍隊鎗殺的危險，終於是給他逃過到了上海，可是在上海的報紙上，早已登載着魯迅經此到廈門大學去改革廈門大學的消息。學生們果然都已集中到廈門去。終於學生們就以他為中心開始潑刺地活動了起來；或者寫些白話文章，或者發表非難孔教的言論或者發表關於社會及政治上的批評，因此他便很博得學生們底歡心，聘請他的學校長和反動教授們，猜疑魯迅好像是一個陰謀家的樣子，所以對於他便加以壓迫和譏謗。廈門是國民黨底實力所不及的地方，對於革命底好意不過是當作一種時代底潮流而信奉着罷了。實際上，是反動的，封建的。據說魯迅在平靜的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不幸的風潮，那就是他已被人壓迫着。在報紙上宣傳魯迅是思想界底權威者，是思想界底先驅者，其目的無非是借着他來改革廈門大學罷了，所以這一定是學校當局所幹的勾當了。那不過是為號召學生的廣告而已，終於這一件事是已被暴露出來了：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去，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



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却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續華蓋集）

廣東中山大學底校長知導了魯迅在廈門被排斥的事之後，便接二連三地打電報給魯迅，說是聘請他來當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他便想帶着因他去後而感傷的廈門的學生們一同去，所以就以把這些學生不要考試進中山大學為條件而到廣東去上任。終於三十幾個學生，便和他一同到了廣東。那時，廣東是國民革命底策源地，加之，北伐軍得到全國民衆底援助到處勝利，所以那時在廣東的革命空氣是像沸水一樣地在奔騰着，被北京底軍閥政府驅逐出來，逃到廈門，接着又被廈門底反動教授驅逐出來到了廣東的魯迅，是熱狂被人們歡迎着了。廣東底報紙是把他當作革命底戰士而登載着的，那時，有一個青年是這樣地寫道：

「魯迅到廣東來了，廣東的青年對他來表示着渴慕和歡迎。開會啦，拍照啦，甚至於研究他鬚髯的人也有了。總之，是這樣熱鬧過的。我們也歡迎着魯迅，但是並不是因他是戴着「思想界的權威者」或「時代的先驅者」等等的大帽子；我們却因為魯迅是我們青年所值歡迎的，知道他是很努力於思想革命的工作的。」（魯迅在廣東）

魯迅曾在歡迎會上鄭重地聲明過了；他是不敢當諸君所讚揚的「戰士」或「革命家」。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末就該留在北京或廈門奮鬥的了。可是我逃到「革命的後方」的廣東來

。所以這就可以證明他並不是戰士。但革命政府的某一委員兼主席教授魯迅之後站起來演說，他說可以拿出證據來證明魯迅是個謙遜家，他底人格是很高尚的，假使就他到現在的事實看來，的確，他是個可尊敬的戰鬥者，革命家。於是坐滿在會場裏的來賓，一齊地發出來鼓掌聲。魯迅關於這樣地寫着：

「我被稱為戰士就這樣決定了，拍手之後，會就散了，我再向誰去辨說呢！我沒有方法，只好背了一塊戰士的招牌回到宿舍中去。」（「而已集」）而且他接着還這樣地寫着：

「我的同鄉秋瑾女士（秋瑾女士是辛亥革命的時候，世間最盛傳的一個女革命家，遂為軍政府所殺。實在是為世間過高的評論所殺，被殺後就在世間留下來偉大的名聲），同樣的在一陣掌聲中被殺了，我這樣想了之後，覺得我自己也在討死吧！」

這樣的文章驟看起來，也許以為他是在擺着自嘲的虛偽的架子。可是他並不會說自負的話，不過是因為激烈的憤湧發出來的悲壯的譏刺罷了。這一文字是他發表在九月初的「語絲」上的通信之一節；那時他已幽默了的。正月到中山大學赴任，四月初已辭職了。他就在嚴重監視之下忍耐地等待着可脫走的機會，忽然國民革命起了「清黨運動」，他便不再住在學校了。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生所謂「四一二」事件，由於蔣介石底果斷政策，就完全肅清了共產黨。繼在上海之後的四月十五日廣東也忽然起來響應蔣介石進行了極端的

白恐色佈。凡在廣東一省的工人和農民及急進的知識分子被殺戮者已達三千人之多，已被掛上「革命的戰士」招牌的魯迅，雖然他自己並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周圍的青年學生却都是激烈的分子，不是為共產黨員即為接近共產黨而被逮捕了。但他自己，當然也更受受政府底壓迫了。各報紙上對於魯迅最初來的時候，就起來反對，製造種種惡辣的謠言。他在反動政府底白色恐佈的警戒之下祇是沉默地過着隱居的日子。急極的青年就起來責問他為什麼沉默呢？他就這樣回答：開口不是被殺嗎？但當偵探的青年爲了探聽魯迅思想去訪問，對魯迅露骨地滔滔不絕地講述蘇聯文學，反而慌張起來，恐怕自己也連累着和那樣的人談話的罪名，所以就「不敢去報告上司」。然而那時頂不幸的，就是他從廈門帶來的幾個學生。雖然從廈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了上海，但魯迅忽然被排斥了，他們便流離顛沛了。這教魯迅是覺得頂難過的，他自己所受到社會上的變動什麼都不敢想像。說道：

「國民黨使有爲的青年陷入於陷阱中去。共產黨是車頭，國民黨是車身。共產黨引着國民黨而使革命成功，所以說是革命的恩人。在鮑羅廷前是同學生一受致敬禮的，由此可見青年是都很感激共產黨的了。現在突然給共產黨以片面的殺，這一點也有人會說舊式軍閥的方法是好的。他們最初是不容共產黨的，但到了最後仍然容留這一主義。他們底主義是討嫌的，假使不容留牠或反抗牠，那倒是可以的。但國民黨所採取的方法，完全是卑鄙的，其殺的方法亦很殘酷。例如同樣的殺，向腦殼放一鎗，那就可算是已經達到目的了，可是他們則不

然，或切成一塊一塊或活埋，甚至於親兄弟也要殺的。我從這樣以來，就痛恨着國民黨，我的學生已有許多被殺了。」

魯迅那時是這樣對我說的。他還把那當時的情形這樣地寫着：「……我的一種妄想是已破滅了。直到現在我時刻有着一種樂觀，壓迫或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年人，因此這種老人假使一個個都死亡了的話，那末，中國也許比較是有生氣一點。但連現在我已知道是辦不到的。殺戮青年的，爲什麼所殺的大概是青年的。而且對於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却更無可惜的。」（「而已集」）

這一文章，是他在因當時的壓迫而沉默着的時候，對於這加以揶揄的嘲罵答覆某的通信之一飾。他之沉默着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爲「恐怖」，他還把這種「恐怖」說是「診察」這樣地寫着。在白色恐怖之下是不可以自由地發表有相當程度的思想。雖然這一文學的開頭他是聲明了自己底思想已轉變了，然而把他詳細地研究起來，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是暫時告退在那裏「診察」罷了。這一文學是已表示出來他之成長的新的階級，卽至此是個進化論者，因爲他已揚棄了自己底思想的立場。不久他是找到了機會逃出了廣東來到了上海了。

在上海，那時，由於國民黨底果斷政策而脫離了革命軍的共產黨的文學家們，都集攏一起，於是「革命文學」的討論就鬧得滿城風雨。已不在前線做實際政治行動的工作的他們，就拋棄了鎗砲而拿着筆了。而且非常地起勁。以從廣東逃回來的成仿吾爲領袖的馮乃超，

李初梨等所佔據的第二個「創造社」，還有從武昌逃出來的蔣光赤和錢杏邨等所領導的「太陽社」等，就是其主要的勢力。他們就依這革命底實際工作經驗，創立比以前的革命文學論更堅實的革命文學論；然而自負英雄主義終於是宣告失敗了，他們以為參加革命受了挫折的憤懣也可以幫助的，這就可以說是完全極左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就用這樣的調子來攻擊了魯迅的。魯迅因為是已經知道了無產階級文學是怎麼樣的東西，應該是怎麼樣的東西的，所以他專門翻譯介紹普力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底文學論及蘇聯底文藝政策，專門從事於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之建設，而和英雄鬥戰鬥着。但因為革命文學論鬧得太凶了，所以政府就來彈壓左翼文學家，出版新書的書店被封，蘇聯作家，甚而至於契珂夫，安特列夫，總之，什麼都被禁止了。「創造社」「太陽社」也前後被解散了，其領袖們或逃亡國外，或反動化，或已死亡了。「他們想要打倒我，所以就鬧着假使不把魯迅打倒，則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不能產生，結果，暴露出來所謂攻擊我的兒子的醜態他們就先打倒了自己。他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是不夠的，並且沒有把握住客觀的現實現勢。英雄主義的公式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李立三路線同樣陷入於左傾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李立三是失敗了，他們也失敗了。現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擊我是反動，但他們什麼也不懂得，却都好像吃了辣椒似地，因為辣椒一時是會使人興奮的。」

因此他就說是很耽心他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一部分的青年。左翼作家聯盟是「創造社」

「太陽社」的原班人馬及其他青年作家，推戴魯迅而組織成的（一九三〇年某月二日），但到了翌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強有力的左翼作家聯盟員五人被捕而秘密鎗斃了。聯盟對於這，曾將「告各國的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爲人類進步而活動的著作家思想家書」分送全世界，其口號爲：反對中國的白色恐怖，反對各帝國主義底幫兇和直接鎮壓中國革命者，反對國民黨和租界巡捕屠殺中國的著作家和思想家，反對國民黨法西斯蒂壓迫文化，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戰線，擁護中國革命。那立刻響應到了在美國、德國、法國及日本的左翼刊物上。魯迅曾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底機關報「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上發表一篇題爲「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先驅的血」這樣地寫着：「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是發生在今日和明天之交，成長於侮蔑和壓迫之中，終於在最黑暗之中用我們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頁文章。我們的勞苦大眾一向是受盡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不僅不施與識字教育，且祇默默地委身於宰割和滅亡。繁瑣的象形文字還教他們不能得到自修的機會。知識的青年們應該想到自己所負的先驅的使命，和首先奏着戰號。這種戰號和勞苦大眾自身的反叛的吶喊是一樣地會使統治者恐怖，會使走狗文人羣起進攻，有的製造謠言，有的親自做偵探。而且這些都是秘密的匿名的，這就可以證明他們自身是黑暗的動物了。」

統治者知道這種走狗文人不能對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面就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苛刻的出版法，通緝著作家！另一面就用最後的手段逮捕拘禁左翼作家，秘密地處



死刑，直至現在什麼都不聲明。……」

拿給我的紙張已經寫完了。雖然關於魯迅及其周圍活動着的，還有關於生動的中國成長史應該詳細地寫出來，但爲種種的關係我祇得這樣寫了。我會對魯迅說過想寫「魯迅論」，我把那腹稿告訴他之後，他立刻就寫了「搔癢不著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的鄭木橋底對聯給我。因此教我比被評而覺悟更要留心批評。總之，希望好像入木三分似地能自負，不管它有無益處。（一九三一年八月草稿於上海；一九三二年二月改稿於東京，發表於同年四月號「改造」上。）

#### 補記

魯迅最近小說沒有發表過，祇寫點社會小論文的很短的感想式的文章，發表於報紙雜誌上的很多。這些現已印成單行本問世，如「偽自由書」「南腔北調」「准風談月」等

（一九三六年五月補記）

##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 (A. Smedley)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書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門內生 久三 他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

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  
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  
（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爲鬼，總還不  
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  
爲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  
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而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  
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  
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  
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  
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  
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  
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爲死  
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

。只預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喫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沈木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顯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輪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

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卜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曾貴爲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

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 病後雜談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些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却模模糊糊，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懶懶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却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好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却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裹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

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沈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這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那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爲無見的。但不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歎一口氣，將牠放下。所以，我在嘆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起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



一點統。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站在雲端裏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烟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黟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 病後餘談

###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氓」的兇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的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氓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閒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小就可想。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牠的內容却早已模糊糊糊。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己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藉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

，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藉，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般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

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餓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必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是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頗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却保存着滿清暗殺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則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防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慄，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 舊抄本

## 四庫本

陰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候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騎却虜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號，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眈眈中國之地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猜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視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無)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故相家皆攜老嫗幼，棄其箠而去，焚掠之餘，遠

近膽落，不暇寒心。

近膽落，不暇寒心。

卽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尙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屍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弗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廬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廬書」，裏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廬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



，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慕羨「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於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

尙，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譚，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鬮嘴，便彼此互罵爲「豬糞」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

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默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爲什麼；大則指爲「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夫爲「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

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連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得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會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佈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餒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他，別的作品上却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受人不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

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了。

一星期前 我在病後雜誌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鐵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裏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里，并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藉）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猷（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却）無家。雲鬢半挽（纒）臨粧（青）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己類稿又據茅大芳董集，言「鐵公妻女已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兪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論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知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倒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業了業，却只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接連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

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於每一位讀者，甚而至於不能希望於批評家。於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里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里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看去的看一下。」

「爲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爲我在講昏話。

「因爲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書集，外面的進行看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他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舖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要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要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子，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爲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錯的。

刪莖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爲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即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却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渺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的「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面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咕咚的響馳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爲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却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吃下，成爲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鬪起來就和喉乾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

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的上海走的戰略，却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講佛，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語可說而退云。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爲「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却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饋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

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飾，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爲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尙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鬚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尙，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饅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

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只叫作「相好」。詩經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麼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牠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尚，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臺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只應該唸經拜懺的，臺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乘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

去。而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輕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爲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羣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求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會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制度不容易接受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只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岳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臺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歷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却好像並沒有「樹威」，走散了，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家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捨在寺裏，我是賣在寺裏的；

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着祕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麼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顛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面。這怎麼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彷彿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只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麼「妙法華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想不到女人。以為和尚只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尙為師。或與和尙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尙。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



他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爲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想思」或「單想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閩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爲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着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着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羣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爲奇，大約也是一種「情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以和尚以爲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

不免觀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裏狀態，則我雖會拜和尙爲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只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排實，使和尙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却和尙爲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麼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尙喫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尙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

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祕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尙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尙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却從未想到他們爲什麼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徹底的省悟了和尙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却艱難了一點，因爲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 一 來 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衆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爲，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衆的劊子手「聯合戰綫」。藏匿了自己的旗幟，糝糊了民衆的知識，使民衆認爲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衆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爲，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 *Reds* 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

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爲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爲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爲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要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爲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人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爲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覆，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取。順頌

康健

陳××

## 二 回 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爲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託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都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爲你們高超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衆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叛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爲我

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很以爲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爲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  
大安。

魯迅九月六日

##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 教誨，愚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實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爲之詭，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操爲私有，眩惑羣衆，若個儼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在黨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聽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都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匪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棧子上尙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爲主體的，但其成爲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爲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



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觀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耳；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蔣、鄧門下之時，一副諂佞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人數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却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里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大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甫 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牠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官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

，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爲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於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爲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爲牠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爲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別的文藝家都聯爲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爲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

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預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爲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爲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用，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爲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着，但牠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學家協會」應該克服牠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

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却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爲什麼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你看這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註過冊。但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牠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

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只在也有沒有錯誤。如果牠是爲了推動一向圍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革命單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這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裏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羣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的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爲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

，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牠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牠可以解釋爲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爲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爲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益。我以爲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爲「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爲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儘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爲「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爲生，但儘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閒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鹽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爲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連。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爲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

的朋友爲「內奸」，爲「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則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爲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O.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V.是胡風，筆錄也和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爲「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爲「內奸」，然而不是因爲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便胡風不可信，但對



自己這人，誣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變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爲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爲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爲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爲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求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爲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爲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爲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却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却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爲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爲謊話，「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

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却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宜「諂」，怎麼他對於我的「効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却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面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勦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

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噉噉噉，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讖，但大戰鬥却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却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却「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爲的。然而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噉噉噉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糊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陷，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鍊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大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倣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關北被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于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爲懶惰。

也會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綫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哭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中國人，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端，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着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這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爲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

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爲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

。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已經連人影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轆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驅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 什麼是『諷刺』

答文學社問

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會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爲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却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衆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幾分鐘，這事跡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却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厥着屁股，一個皺着眉心，不但自己 and 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爲這時有目共覩，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于是控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于誇張，却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爲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藉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兇。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却至今沒有說過什麼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爲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爲出色的諷刺作品的。或在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羣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羣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羣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羣，倒反成爲有益，我想：從別一羣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那一羣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于『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爲美國「新羣衆」作——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爲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爲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讒，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介紹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 Prof. Irving Babbitt）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爲文藝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爲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却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鎗砲。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非摩維支（A. Sar Afimovic F）伊凡諾夫（V. Ivanov）和奧格涅夫（H. Ognev）不必說了，連契訶夫（A. Chekhov）和安特來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 Mr. Cat 和 Miss Rosc 談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為至爾妙倫（H. Zur Muehlen）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爲 Mr.，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蹤，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却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紀載。接着是封閉會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老板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嗾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為裏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

。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為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於『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難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談汽車，却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卻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為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幾個人。為什麼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為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Auprey Beardsley）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慾小說的，豈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虛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纔不至於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飢渴，因為他們知道，與其去買

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也不至於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卻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種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尿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衆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壓，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卻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於『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於左翼作家的誣衊，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 (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得有了。

## 忽然想到

### 三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發亂了。否則，那就有怕。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爲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嘗如此。

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大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爲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爲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齣輪迴把戲而已麼？

(二月十六日)

##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爲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爲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爲；有者，『富有天下』，爲者，『貴爲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爲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爲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麼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之！』沒出息的劉邦却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爲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而已，希望也並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我對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

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麼，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准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却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効，這纔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日）

## 知識即罪惡

我本來是一個四平八穩，給小酒館打雜，混一口安穩飯吃的人，不幸認得幾個字，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想求起知識來了。

那時我在鄉下，很爲豬羊不平；心裏想，雖然苦，倘也如牛馬一樣，可以有一件別的用，那就免得專以賣肉見長了。然而豬羊滿臉獸氣，終生糊塗，實在除了保持現狀之外，沒有別的法。所以，誠然，智識是要緊的！

於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師，求智識。地球是圓的。原質有七十多種。X+Y=Z聞所未聞，雖然難，却也以爲是人所應該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見一種日報，却又將我的確信打破了。報上有一位虛無哲學家說：智識是罪惡，贓物……。虛無哲學，多大的權威呵，而說道智識是罪惡。我的智識雖然少，而確實是智識，這道反而坑了我了。我於是請教老師去。

老師道：『呸，你懶得用功，便胡說，走！』

我想：『老師貪圖束脩罷。智識倒也還不如沒有的穩當，可惜粘在我腦裏，立刻拋不去，我趕快忘了他罷』。

然而遲了。因爲這一夜裏，我已經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牀上，忽而走進兩個東西來，一個『活無常』，一個『死有分』。但我却並不詫異，因爲他們正如城隍廟裏塑着的一般。然而跑在後面的兩個怪物，却使我嚇得失聲，因爲並非牛頭馬面，而却是羊面豬頭！我使悟到，牛馬還太聰明，犯了罪，換上這諸公了，這可見智識是罪惡……我沒有想完，豬頭使用嘴將我一拱，我於是立刻跌入陰府裏，用不着久等燒車馬。

到過陰間的前輩先生多說，陰府的大門是有匾額和對聯的，我留心看時，却沒有，只見大堂上坐着一位閻羅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約錢是身外之物，帶不到陰間的，所以一死便成爲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麼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極儉樸的愛國布的龍袍，但那龍顏却比活的時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識麼？』朗翁臉上毫無表情的問。

『沒……』我是記得虛無哲學家的話的，所以這樣答。

『說沒有便是有——帶去！』

我剛想：陰府裏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閻羅殿去了。

其時跌在一座城池裏，其中都是青磚綠門的房屋，門頂上大抵是洋灰做的兩個所謂獅子，門外面都掛着一塊招牌。倘在陽間，每一所機關外總掛五六塊牌，這裏却只一塊，足見地

皮的寬裕了。這瞬息間，我又被一位手執鋼叉的豬頭夜叉用鼻子拱進一間屋子裏去，外面的牌額是：

『油豆滑跌小地獄』。

進得裏面，却是一望無邊的平地，滿鋪了白豆拌着桐油。只見無數的人在這上面跌倒又起來，起來又跌倒。我也接連的摔了十二交，頭上長出許多疙瘩來。但也有竟在門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雖然浸得油汪汪的，却毫無一個疙瘩的人，可惜我去問他，他們都瞪着眼睛不說話。我不知道他們是不聽見呢還是不懂，不願意說呢還是無話可談。

我於是跌上前去，去問那些亂跌的人們，其中的一個道：

『這就是罰智識的，因為智識是罪惡，贓物……我們還算是輕的呢。你在陽間的時候，怎麼不昏一點？……』他氣喘吁吁的斷續的說。

『現在昏起來罷』。

『遲了』

『我聽得人說，西醫有使人昏睡的藥，去請的注射去，好麼？』

『不成，我正為知道醫藥，所以在這裏跌，連針也沒有了。』

『那麼……有專給人打嗎啡針的，聽說多是沒智識的人……我尋他們去』。

在這談話時，我們本已滑跌了幾百交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將頭撞在白豆稀

薄的地面上。地面很硬。跌勢又重，我於是糊裏糊塗的發了昏……

阿！自由！我忽而在平野上了，後面是那城，前面望得見公寓。我仍然糊裏糊塗的走，一面想：我的妻和兒子，一定已經上京了，他們正在圍着我的死屍哭呢。我於是撲向我的軀殼去，便直坐起來，他們嚇跑了，後來竭力說明，他們纔了然，都高興得大叫道：你還陽了，阿呀，我的老天爺哪……

我這樣糊裏糊塗的想時，忽然活過來了……

沒有我的妻和兒子在身邊，只有一個燈在桌上，我覺得自己睡在公寓裏。間壁的一位學生已經從戲院回來，正哼着『先帝爺唉唉』哩，可見時候是不早了。

這還陽還得太冷靜，簡直不像還陽，我想，莫非先前也並沒有死麼？

倘若並沒死，那麼，朱朗翁也就並沒有做閻羅王。

解決這問題。用智識究竟還怕是惡罪，我們還是用感情來決一決罷。

（十月二十三日。）



##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並不是靠這來解決國政，布置戰爭，在朋友之間，說幾句幽默，彼此莞爾而笑，我看是無關大體的。就是革命專家，有時也要負手散步；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的儼然。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可以存在於文壇，只是以『閒適』為主，却稍嫌不夠。

人間世事，恨和尙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開初，人們何嘗有貳話。然而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這許多，於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諷刺，諷刺就是漫諷刺。油腔滑調，幽默也；『天朗氣清』，小品也；看鄭板橋『道情』一遍，談幽默十天，買袁中郎尺牘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勢，勢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於是轟然一聲，天下又無不罵幽默和小品。其實，則趁隊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樣，數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燈籠，彼此都莫名其妙。總之，一個名詞歸化中國，不久就弄成一團糟。偉人，先前是算好稱呼的，現在則受之者已等於被罵；學者和教授，前兩三年還是乾淨的名稱；自愛者聞文學家之稱而逃，今年已經開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沒有實在的偉人，

實在的學者和教授，實在的文學家嗎？並不然。只有中國是例外。

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然而又心懷不滿，罵他的莫名其妙的對象曰『媽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聲的人，歸根結蒂還是大人物。當然，沈着切實的人們是有的。不過偉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視或鄙棄，大抵總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會仗這添些熱鬧，是值得感謝的。但在烏合之前想一想，在雲散之前也想一想，社會未必就冷靜了，可是還要像樣一點點。

(五月十四日)

## 論他「媽的」！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于浙江之東，就是西澩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却頗簡單：專一以「媽」爲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游各地，纔始驚異于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更見一輛煤車的隻輪陷入很深的轍迹裏，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 Ibsen 有一本小說叫飢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 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 Aitzybashov 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却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藉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爲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却似乎爲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

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為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亦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了，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于口，更何況筆之于書。「孛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爲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幹的，然而終于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爲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爲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爲「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替閣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滅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

，也還是不失爲清品。北方疆土雖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我庶民中雖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于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讎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于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却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却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爲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斷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惡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

，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入」。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于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喫。媽的你喫去罷！一則簡直已經醇化爲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 賭 咒

『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詩云子曰一樣。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

但是，賭咒的實質還是一樣，總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現在連人參都『料學化地』含起電氣來了，難道『天地』還不科學化麼！至於男盜和女娼，那是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 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歎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裏，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歎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歎，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着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歎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託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纔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裏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裏，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裏搗鬼，此時却又有一羣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裏，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却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謗論。萬一幸而遇着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迹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爲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鬼話。這表彰節烈，却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

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却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羣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却並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

照現在的情形，「國家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爲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彷彿，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裏面，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纔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纔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

照着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

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關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

據節烈爲本，將所有活着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尙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着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

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纔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着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爲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自由。不過真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却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爲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着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

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

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衆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然既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尙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

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制，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爲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班「業儒」的纔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却說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却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生長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的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爲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着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濶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

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却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來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閨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找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接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爲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卽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纔能實現。他却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爲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爲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麼？

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爲

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却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

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塗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爲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麼？ 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着。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子女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待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志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裏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 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摸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介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

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使遇着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着。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爲，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

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久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 中國的奇想

外國人不知道中國，常說中國人是專重實際的。其實並不，我們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慾，後來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可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幾百歲。這方法和鍊金術一同流行過，古代書目上還剩着各種的書名。不過實際上大約還是到底不行罷，現在似乎再沒有什麼人們相信了，這對於喜歡漁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還有一種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聲，鼻孔裏放出一道白光，無論路的遠近，將讎人或敵人殺掉。白光可有回來了，摸不着是誰殺的，既然殺了人，又沒有麻煩，多麼舒適自在。這種本領，前年還有人想上武當山去尋求，直到去年，這才用大刀隊來替代了這奇想的位置。現在是連大刀隊的名聲也寂寞了。對於愛國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而救國，一面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不過這兩種已經關聯起來了却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

有靠聚賭抽頭來維持的摩那科王國，但就常理說，則賭博大概是小則敗家，大則亡國；救國呢，却總不免有一點犧牲，至少，和發財之路總是相差很遠的。然而發見了一致之點的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雖然還在試驗的途中。

然而又還有一種小奇想。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幾回啓事，幾封匿名的信件，幾篇化名的文章，使鱗頭落地，而血點一些也不會濺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並且映帶之下，使自己成名獲利。這也還在試驗的途中，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但翻翻現成的文藝史。看不見半個這樣的人物，那恐怕也還是枉用心機的。

狂賭救國，縱慾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倘有人要編續『龍文鞭影』的，我以為不妨添上這四句。

八月四日。

##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着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纔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的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麼，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爲什麼呢？因爲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面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爲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

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爲什麼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希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麼，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爲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却『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要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爲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麼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麼『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却知道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爲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

或預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裏，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或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實行着抹殺『八月的鄉村』『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他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糊糊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於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 阿金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她是一個女僕，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頗有幾個姘頭；她曾在後門口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

不過這和我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後門，斜對着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進出，必須從她家的曬臺下走過，而她大約是不喜歡走樓梯的，竹竿，木板，還有別的什麼，常常從曬臺上直摔下來，使我走過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先看一看這位阿金可在曬臺上面，倘在，就得遠遠些。自然，這是大半爲了我膽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錢；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的；——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

半夜以後，是別一種世界，還剩着白天脾氣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經三點半鐘了，我在

譯一篇東西，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路上有人低聲的在叫誰，雖然聽不清楚，却並不是叫阿金，當然也不是叫我。我想：這麼遲了，還有誰來叫誰呢？同時也站起來，推開樓窗去看去了，却看見一個男人，望着阿金的繃閣的窗，站着。他沒有看見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關窗退回的時候，斜對面的小窗開處，已經現出阿金的上半身來，並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麼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裏想：以後總要少管閒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麼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過這是晚快邊才得到的結論，所以我真是負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這時我很感謝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了她的大聲會議，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這麼大的力量。這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有一回，鄰近的洋人說了幾句洋話，她們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

此後是照常的嘆嘆；而且擾動又擴張了開去，阿金和馬路對面一家烟紙店裏的老女人開始奮鬪了，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



偷漢」之類，那老女人的話我沒有聽清楚，阿金的答覆是：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這恐怕是實情，看客似乎大抵對她表同情，「沒有人要」的老×戰敗了。這時躡來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兩手，看了一會，就來把看客們趕開；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洋巡捕注意聽完之後，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並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但是，人間世的糾紛又並不能解決得這麼乾脆，那老×大約是也有一點勢力的。第二天早晨，那離阿金家不遠的也是外國人家的西廬忽然向阿金逃來，後面追着三個彪形大漢。西廬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約他被他們誘出外面，又給人堵住後門，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愛人這裏來了，愛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戲劇裏的彼爾，干德，就是失敗之後，終於躲在愛人的裙邊，聽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瑞威女子，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那男人剛要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趕緊把後門關上了。那男人於是進了絕路，只得站住。這好像也顯出了彪形大漢們的意料之外，顯得有些躊躇；但終於一同舉起拳頭，兩個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給了三拳，彷彿也並不怎麼重，一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却使他立刻紅起來。這一場巷戰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觀戰者也不多，勝敗兩軍

，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為我曾經聽人說過：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覆。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唱的兩個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閒，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只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羣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麼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却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絞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

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謂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麼一副模樣來了，但是我還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間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這麼深讎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動搖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障；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却以一個貌不出衆，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

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麼，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爲了區區一個阿金，連對於人事也從新疑惑起來了，雖然聖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見阿金的偉力，和我的滿不行，我不想將我的文章的退步，歸罪於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議論，也很近於遷怒，但是，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彷彿她塞住了我的一條路，却是的確的。

願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

## 洋服的沒落

韋士繇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着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帶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辮子，也恨馬褂和袍子，因為這是滿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歷，看見那邊的服裝，高興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叫作『不圖今日重見漢官儀』。他是贊成恢復古裝的。

然而革命之後，採用的却是洋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壓惡別人穿袍子。那時聽說竟有人去責問樊山老人，問他爲什麼要穿滿洲的衣裳。樊山回問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飾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國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這故事頗爲傳誦一時，給袍褂黨揚眉吐氣。不過其中是帶一點反對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爲衛生，因爲經濟的大兩樣。後來，洋服終於和華人漸漸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爲常禮服，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制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

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於衛生。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

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尙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於是便漸漸的自然的沒落了。

這洋服的遺迹，現在已只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脚，不過偶然還見於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來了一道催命符，是鑼水悄悄從背後洒過來了。

這怎麼辦呢？

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臺上的裝束罷，蟒袍玉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喫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了——這實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 世 故 三 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謠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介紹一點科學的文艺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前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爲了謠言，

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鄮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裏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着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着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纔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顯不出心裏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脚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爲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爲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覩的不算，單是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

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爲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爲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纔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爲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我爲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裏，一面固然顯示着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着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在是最隱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卽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卽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噯！

（十月十三日。）



##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撈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爲就截然不同，變爲『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介紹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伕，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於上，蟻民亂碰於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

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後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象山縣長於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爲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於『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並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爲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爲無所不曉，於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爲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爲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爲奇的是什麼館裏的蠟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南海聖人康有爲，佼佼者也，他周遊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幹，這纔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來了，曰：因爲宮牆太矮的緣故。

(六月十三日。)

## 『題未定』草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着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却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面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却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確的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喫。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的另件，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嗚呼，——這里

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牠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爲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牠的鋒頭。裏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傢伙，這就勢必竟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乾的；硬着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連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

爲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沈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袖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牠歸化，還是儘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爲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効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爲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却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爲中國事，人也化爲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牠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

辨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着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爲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却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剷掉他的眼睛。我是主張不削鼻剷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却還是使用的，因爲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還是當作休息的翻譯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倣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倣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倣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  
（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倣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爲「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

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里只有幾個洋教室，裏面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許多洋人，因此有着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喫飯傢伙，專用於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士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閒，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閒或請假出游，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却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爲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僕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里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着「形

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羣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羣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羣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却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史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却是「滿崽」言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



「……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却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會爲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佛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鎗砲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却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刺伯的天方夜譚，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却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訓詞移到這里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第四節不發表）

## 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閒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於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豫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於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一，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攔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却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於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註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只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只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里，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捨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态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模倣的（其實是只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

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却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爲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羣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爲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爲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爲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爲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扎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扎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的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却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羣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智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

些難問題；我只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扎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只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爲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爲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終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扎克之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扎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觀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

爲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易還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已！』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容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羣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只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却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却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性』只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於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支的祝賀日，我却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於想到，還不如測定爲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只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非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羣，有這麼相近，却又有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裏，自以為總算又鈎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 六

記得丁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註着一個『銷』字，『銷』者，銷燬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

任時，聽說也會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却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着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着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我是大低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袁中郎集』裏的『行術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呀『桃花源記』，被論客讀賞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却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啊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爲『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



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淵道明，往往不禁爲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澈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爲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爲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爲陳迹，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診本書，都有名家標點，

關心世道者怒然憂之，以爲足煽復古之欲，我却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本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裏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往往並非他命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爲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裏仍得舉，因爲寫到這裏，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弱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張岱的『瑯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黨野父』跋，是『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却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屨。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尙稱王哉。命扶其齒。立且詢。則含血前。捻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尙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

也。『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牠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春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裏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是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乾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裏，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爲穩當。

我在這裏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牠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俗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瞢眊。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迷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自清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爲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才朱自清以割裂爲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爲它對於我啓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峯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暫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游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峯，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託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峯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求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永在了了。』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

『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類，就往往爲人所稱道。因爲眼前不見，而遠處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的所以爲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去它的辣性，祇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

##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羲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爲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

何，他爲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却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爲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郁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羣，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却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爲『愛惜』集子裏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鬚；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漫罵諷刺的文章，以爲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

，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却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這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爲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爲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爲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却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事物，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在現在可以知今，到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瑯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爲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必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



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裏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迴。……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斷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叢爾小朝廷，科道任孔常悲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叢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及此輩，置之湯鑊，出薪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警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爲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

，反東林者本爲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爲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鉅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日本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餓』，『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驅驅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 禁用和自造

據報上說，因為鉛筆和墨水筆進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筆了。我們且不說飛機大炮，美棉，美麥，都非國貨之類的迂談，單來說紙筆。

我們也不說寫大字，畫國畫的名人，單來說真實的辦事者。在這類人，毛筆却是很不便當的。硯和墨可以不帶，改用墨汁罷，墨汁也何嘗有國貨。而且據我的經驗，墨汁也並非可以常用的東西，寫過幾千字，毛筆便被膠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硯磨墨，展紙舐筆，則即以學生的抄講義而論，速度恐怕總要比用墨水筆減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員講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時間，被白費了三分之一了。

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古人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憤人生之消磨於紙墨中，而墨水筆之製成，是正可以彌這缺憾的。

但牠的存在，却必須在寶貴時間，寶貴生命的地方。中國不然這當然不會是國貨。進出口貨，中國是有了賬簿的了，人民的數目却還沒有一本賬簿。一個人的生養教育，父母化去

的是多少物力和氣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終，誰也不加注意。區區時間，當然更不能什麼問題了，能活着弄弄毛筆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難說。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爲什麼呢？就因爲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漏卮』麼？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 戰略關係

首都『救國日報』上有句名言：

『浸使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二月九日轉載。）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爲着什麼？爲着戰略關係。

戰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時候，曾經說：『爲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樣就退兵；過了兩天又說，爲戰略關係，『如日軍不向我軍射擊，則我軍不得開鎗，着士兵一體遵照，』這樣就停戰。此後，『第二道防線』消失，上海和議開始，談判，簽字，完結。那時候，大概爲着戰略關係也會經見過血；這是軍機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於親自流過血的雖然知道，他們又已經沒有了舌頭。究竟那時候的敵人爲什麼沒有『被誘深入？』

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次敵人所以沒有『被誘深入』者，決不是當時戰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於反對運動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還有個原因：原來英國從中調停！

「暗地裏和日本有了諒解，說是日本呀，你們的軍隊暫時退出上海，我們英國更進一步來幫你的忙，使滿洲國不至於被國聯否認，——這就是現在國聯的什麼什麼草案，什麼什麼委員的態度。這其實是說，你不要在這里深入，——這里是有贓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說。深入還是要深入，不過地點暫時不同的」

因此，『誘敵深入北平』的戰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幾次。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面孔，白面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麼地方，都請深入罷。至於怕有什麼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 【備考】：

#### 奇文共賞

大人先生們把『故宮古物』看得和命（當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堅決南遷，無非因為『古物』價值不止『連城』，並且容易搬動，容易變錢的原故，這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冷嘲熱諷，我正這樣想着的時候，居然從首都一家報紙上見到贊成『古物南遷』的社論；並且建議『武力制止反對』，『流血在所不辭』，『請求政府』保持威信，『貫徹政策！』這樣的宏詞高論，我實在不忍使牠湮沒無聞，因特不辭辛苦，抄錄出來，

## 獻給大眾：

『……北平各團體之反對古物南遷，爲有害北平將來之繁榮，此種自私自利完全蔑視國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團體竟敢說出，吾人殊服其厚顏無恥，彼等只爲北平之繁榮，必須以數千年古物冒全被敵人劫奪而去之大危險，所見未免太小，使政府爲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則古物必被敵人劫奪而去；試問將來北平之繁榮何由維持，故不如先行遷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後，再行遷回，北平各團體自私自利，固可惡可恥，其無遠慮，亦可憐也，其反對遷移之又一理由，則謂政府應先顧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實非，蓋放棄一部份土地供敵人一時之佔領，以殲滅敵人，然後再行恢復，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棄莫斯科，且將莫斯科燒毀，以困拿破崙。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皆放棄全部領土，供敵人蹂躪，卒將強德擊破，蓋領土破佔，只須不與敵人媾和，簽字於割讓條約，則敵人固無如該土何，至於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佔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復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最後吾人奉告政府，政府遷移古物之政策，既已決定，則不論遇如何阻礙，應求其貫徹，若一經無見識無遠慮之羣愚反對，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張嚴責張學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申報自由談。

## 現代史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直到現在，凡我所曾經到過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見有『變把戲』的，也叫作『變戲法』的。

這變戲法的，大概只有兩種——

一種，是教一個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要一通刀槍；騎了羊跑幾圈。還有一匹用稀粥養活，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的狗熊，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

一種是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裏，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還有將紙塞在嘴巴裏，點上火，從嘴角鼻孔裏冒出煙燄。其次是向大家要錢。要了錢之後，一個人嫌少，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一個人來勸他，對大家說再五個。果然有人拋錢了，於是再四個，三個……

拋足之後，戲法就又開了場。這回是將一個孩子裝進小口的罇子裏面去，只見一條小辮子，要他再出來，又要錢。收足之後，不知怎麼一來，大人用尖刀將孩子刺死了，蓋上被單，直挺挺躺着，要他活過來又要錢。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Huazaa! Huazaa!』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



嚴肅而悲哀的說。

別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細的看，他是要罵的；再不聽。他就會打。

果然有許多人 Huazaa 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檢起錢來，收拾傢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

看客們也就點頭默腦的走散。

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 Huazaa 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我的話說完了，意思也淺得很，不過說大家 Huazaa Huazaa 一通之後，又要靜幾天了，然後再來這一套。

到這裏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東西。

四月一日

##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彷彿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產，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里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其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着，享用着，暢快着，那里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爲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爲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 華德保粹優劣論

希特拉先生不許德國境內有別的黨，連屈服了的國粹黨也難以倖存，這似乎頗感動了我們的有些英雄們，已在稱讚其『大刀濶斧。』但其實這不過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別一面，他們也是很細針密縷的。有歌爲證：

跳蚤做了大官了，

帶着一伙各處走。

皇后宮嬪都害怕，

誰也不敢來動手。

即使咬得發了癢罷，

要擠爛牠也怎麼能夠。

噯哈哈，噯哈哈，哈哈·噯哈哈！

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的一節，可是在德國已被禁止了。當然，這決不是爲了尊敬跳蚤，乃是因爲牠諷刺大官；但也不是爲了諷刺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囁語，』却是爲着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華德大小英雄們，總不免偶有膈膜之處。

中華也是誕生細針密縷人物的所在，有時真能夠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會局呈請市政府查禁女人養雄犬文云：

『……查雌犬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爲俗習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除門犬獵犬外，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爲取締。』

兩國的立腳點，是都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却較爲宏大，因爲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齣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犬』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於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牠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六月二十六日。

## 華德焚書異同論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於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爲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們却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沈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阿刺伯人攻陷亞歷山德府的時候，就燒掉了那里的圖書館，那理論是：如果那些書籍所講的道理，和『可蘭經』相同，則已有『可蘭經』，無須留了；倘使不同，則是異端，不該留了。這才是希特拉先生們的嫡派祖師——雖然阿刺伯人也是『非德國的』——和秦的燒書，是不能比較的。

但是結果往往和英雄們的預算不同。始皇想皇帝傳至萬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農書和醫書，而秦以前的這一類書，現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裏的黃臉乾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甯死。現在你們爲什麼不去拚死呢？

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門徒們在奧國一被禁止，連黨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爲不准叫口號；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這真是一個大諷刺。刺的是誰，不問也罷，但可見諷刺也還不是『夢囈』，『質之黃臉乾兒們，不知以爲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 雜憶

有人說 G. Byron 的詩多爲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旌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纔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到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爲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 Sappho 爲「薩芷波」，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 Byron 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 Byron 之所以比較的爲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讎和反抗的，便容

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讎詩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 Pető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釐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 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却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却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 二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讎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

的所謂文明，却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鎗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鎗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鎗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了，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饒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卻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讎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殘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纔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瀟灑的惡感彷彿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重深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 三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讎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麼異族輒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琦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看起他這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擊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査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是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 四

孔老先生說過：『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會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

懷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纔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讎雪恨。假使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却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洩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却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鎗的百姓却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洩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割及。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及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云那鐵證是他們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了。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憤的時候，還

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闕，但我以為却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爲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爲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爲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爲堅實的工作了。

## 燈下漫筆

###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沈重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喫，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使用的威力却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烟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來，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



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着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却不大看得明白了。

，只彷彿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焚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日後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所以說：『爲聖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種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爲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慧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餐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山海的珍珠，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先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颯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於外人有着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着 Democracy 呀，什麼什麼呀，而却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守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

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醮。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那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爲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感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醮，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醮呢？待到享受盛醮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鑿色喜，以爲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爲作奴的贊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醮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纔是眞有良心的眞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爲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陞而爲『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尊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餒殍；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賤的闊人，也有餓得嗆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笑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笑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却靈性而讚嘆者，也還可笑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爲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筵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

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橋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橋夫如果能夠坐輪的人不含笑，中國人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右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四月二十九日）

## 看書瑣記（二）

焉于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小說裏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却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覩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衡堂裏，租一間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裏有那些人，而且彷彿覺得那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裏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的，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却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鬚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



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牠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麼，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裏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八月六日)

## 看書瑣記 (二)

焉于

就在同時代，同國度裏，說話也會彼此說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叫作『本國話和外國話』，記的是法國的一個闖人家裏招待了歐戰中出死入生的三個兵，小姐出來招呼了，但無話可說，勉勉強強的說了幾句，他們也無話可答，倒只覺坐在關房間裏，小心得骨頭疼。直到溜回自己的『豬窠』裏，他們這才遍身舒齊，有說有笑，並且在德國俘虜裏，由手勢發見了說他們的『我們的話』的人。

因了這經驗，有一個兵便模模胡胡的想：『這世間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別一個是有着保險箱門一般的門，禮拜堂一般乾淨的廚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國度，那裏面，住着古怪想頭的外國人。』

那小姐後來就對一位紳士說的是：『和他們是連話都談不來的。好像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着跳不過的深淵似的。』

其實，這也無須小姐和兵們這樣。就是我們——算作『封建餘孽』或『買辦』或別的什麼而論都可以——和幾乎同類的人，只要什麼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

不然，彼此無話可說。不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早已發明了一種萬應靈藥，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倘是宴會，就只猜拳，不發議論。

這樣看來，文學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實在有些艱難。『今天天氣……哈哈！』雖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大像文學。於是高超的文學家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學還有別的特性，他是不肯說破的，因此也只好用這手段。然而這麼一來，『文學』存在，『人』却不多。於是而據說文學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極，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匯集於作者一個人。然而文學家却又悲哀起來，說是吐血了，這真是沒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 看書瑣記 (三)

焉子

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為他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喫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錯。

這比喻很美，也彷彿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草，還是社會裏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了說好說歹的權利了。

即使真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現在可是換了一個說法了，連並非作者，也憎惡了批評家，他們裏有的說道：你這麼會說，那麼，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

這真要使批評家抱頭鼠竄。因為批評家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

夙嫌，是否想賴賬。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喫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喫喫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爲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和平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麼『文壇的悲觀』呀，『文人相輕』呀，甚至於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爲『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牠不再露出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原书空白页

## 豎琴

### V·理定作

快些，歌人呀，快些。

這里有黃金的豎琴。

——萊爾孟多夫——

早上。水手們占領了市鎮。運來了機關鎗，掘好壕塹。躺了等着。一天，又一天。藥劑師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微支——麵粉廠主——，是市的委員。跑到支隊長的水手蒲什該那裏去。蒲什該約定了個人，住宅，信仰，私產，酒倉的不侵。市裏放心了。在教會裏，主唱是眼向着天空唱歌。梭羅諾木微支爲水手們送了五袋餅乾去。水手們是在壕塹裏。吸着香煙。和市人也熟識起來了。到第三天，壕塹裏也住厭了。沒有敵人。傍晚時候，水手們便到市的公園裏去散步。在小路上，和姑娘們大家開玩笑。第四天早晨，還在大家睡着的時候，連哨兵也睡着的時候——駛到了五輛摩托車，從裏面的掩蓋下跳出了戴着兜帽的兵士。放步哨，在郵政局旁大約射擊了三十分鐘。於是並不去追擊那用船逃往對岸的水手們，而占領了

市鎮。整兩天之間，搜住戶，罰行人，將在銀行裏辦事，毫無錯處的理孚庚鎗斃了。其次，是將不知姓名的人三個，此後，是五個。夜裏在哨位上砍了兩個德國人。一到早上，少佐向市裏出了徵發令。居民那邊就又派了代表來，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微支。少佐動着紅鬍子，行徵發了。但到第二天，不知從那裏又開到了戰線隊，砍了德國人，殺了紅鬍子少佐實——將市鎮占領了。從此以後，樣樣的事情就開頭了。

戰線隊也約定了個人和信仰的不侵。古的猶太的神明，又聽到了主唱的響亮的浩唱——但是，在早上，竟有三個壞人將舊的羅德希理特的雜貨店搗毀了。日中，開手槍汽水製造廠。居民的代表又去辦交涉。軍隊又約了不侵。——然而到晚上，又有三個店鋪和梭羅木諾微支自己的事務所遭劫。暴動是九點鐘開頭的，——到十一點，酒倉就遭劫——於是繼續了兩晝夜。在第三天，亞德曼隊到了。徹夜的開鎗。——到早上，趕走了戰線隊，亞德曼隊就接着暴動。後來，綠軍將亞德曼隊趕走了。於是來了藍軍——喬邦隊。最後，是瑪沙·珊普羅瓦坐着鐵甲摩托車來到。戴皮帽，着皮襖，穿長靴，還帶手鎗。親手鎗斃了七個人，用鞭子抽了亞德曼，黑眼珠和油黏的捲髮在發閃……自從瑪沙·珊普羅瓦來到以後，暴動還繼續了三晝夜——總計七晝夜。這七天裏，是在街上來來往往，打破玻璃，將猶太人拖來拖去，拉長帽子，偷換長靴……猶太人是躲在樓頂房或地下室裏。教會呢，跪了。教士呢，做勤行，教區人民呢，劃了十字。夜裏，在市邊放火了，沒有一個去救火的。



十七個猶太人在樓頂房裏坐着。用柴塞住門口。在黑暗中，誰也不像還在活着。只有長吁和啜泣和對於亞陀那的呼籲。——你偉大者呀，不要使你古舊之民滅亡罷！——而嬰兒是哭起來了——哇呀，哇呀！——生下來纔有七個月的嬰兒。——聽我們罷，聽罷……你們竟要使我們滅亡麼？……給他喝奶罷。——我這裏沒有什麼奶呀……誰有奶呢，喂，誰這裏有奶呢？給孩子喝一點罷，他要送掉我們的命了……——靜一靜罷，好孩子……阿阿，西瑪。伊司馬藹黎，靜着，你是好孩子呀……聽見的罷，在走呢，下面在走呢，走過去了……——如果沒有奶，我可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了——按住那孩子的嘴罷，按住那孩子的嘴罷，不給人們聽到那麼地……——走過去了。走了許多時。敲了門。亂踢了柴。走過去了。

穿着棉衣，眼鏡下面有着圓眼睛的年青的男人，夜裏，在講給芳妮，阿里普列息德聽。——懂了麼，女人將孩子緊緊的按在胸脯上，緊按着一直到走過去了之後的——待到走過之後，記得起來，孩子是早已死掉了……我就是用這眼睛在樓頂房裏看見的。後來便逃來了！——我一定要到墨斯科去。去尋正義去……正義在什麼地方呢？人們都說着，正義，是在墨斯科的。

芳妮和他同坐在挂牀下的地板上。她也在回墨斯科。撇下了三個月的漂流和基雅夫以及阿兌塞的生活——芳妮是正在歸向陀爾各夫斯基街的留巴伯母那裏去……貨車——脹滿了的，車頂上和破的食堂車裏，到處綁紮着人們和箱子和袋子的貨車——慢慢地爬出去了。已經

交冬，從樹林漂出冷氣，河裏都結了冰。火車格格地響了，顛簸了。人掉下去了。挂牀格格地響了——替在挂牀上的短髮姑娘拉過外套去。那是一位好姑娘。忽然間，火車在野地裏停止了。停到有幾點鐘。停到有一晝夜。旅客挑了鋸子和斧頭在手裏，到近地的樹林裏去砍柴。到早上，燒起鍋鏊來。柴木滴着樹液，壓了火，很不容易燒。火車前去了。夜也跑了。雪的白天也跑了。到夜裏，站站總是鑽進貨車的黑暗中來。是支隊上來了。用腳撥着搜尋亂踢口袋一陣。在叫作『拉士剛那耶』這快活的小站裏，將凍死人搬落車頂來。外套好像疥癬。女人似的沒有鬍子的臉。鼻孔裏結着霜。再過一站——水手來圍住了。車也停止了。說是沒有趕走綠軍之間，不給開過去。綠軍從林子裏出來，占領了土岡。在土岡上，恰如克陀梭夫模樣——礮兵軍曹凱文將手放在障熱版上，眺望了周圍。火車停在燒掉了的車站上。旅客在貨車裏跳舞。水手拿着手榴彈，在車旁邊徘徊。夜裏，有襲擊。機關鎗嚮，手榴彈炸了——是襲擊了土岡。到早上，將綠軍趕走了。火車等着了。車頭哼起來了。前進了。於是又經過了黑的村落，燒掉了的車站，峽間的雪，深淵等——俄羅斯，走過去了。

這麼樣子地坐在挂床下面走路。回到陀爾各夫斯基街去的芳妮和藥劑師亞伯拉罕，勃蘭的兒子，因尋正義而出門的雅各·勃蘭。在他們的挂床底下，有着支隊沒有搜出的麵包片。喫麵包，掠頭髮。雅各·勃蘭說——多麼糟呀……連短外套都要燒掉的罷。

墨斯科的芳妮那裏，還有伯父，有伯母。有白的擺着眠床的小屋子，有書。——芳妮聽

講義。後來，來了一個男人。是叫作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刮了鬍子，有着黑的發火似的眼和發沙的有威嚴的聲音的男人。開初，是隨便戴着皮帽，露開着外套的前胸的。——但後來向誰拋了一個炸彈以後——三天沒有露面，這回是成了文官模樣跑來了——爲了煽動，又爲了造反，動身向南方去了——那黑的發火似的眼，深射了芳妮的心。拋了講義，拋了伯母，拋了白的小屋子——跟着他走了。放浪了。住在有溜出的路的屋子裏。夜裏，也會在間道上發抖——從誰（的手裏）逃脫了。住在基雅夫。住在阿兌塞——後來，又向誰拋了炸彈。夜裏，前來捉去了賽希加。早晨，芳妮去尋覓了。也排了號數，做禱告——尋覓了五天。到第六天，報紙上登出來了。爲了暴動，鎗斃了二十四個人。亞歷山大·希略也夫，即賽希加，也被鎗斃了……

雅各·勃蘭說——大家都來打猶太人，似乎除打猶太人以外，就沒有事情做。——入夜月亮出來了，在雪的土岡上的空中輝煌。第二天的早晨，市鎮聳立在藤花色的霧氣裏，是墨斯科聳立着了。火車像野豬一般，蹣跚着，遍身瘡痍地髒着走近去。從車頂上爬下來。在通路上搜檢口袋，打開餅乾。泥濘的地板上，外套成綑的躺着。街市是白的。人們拉着襦。女人爭先後。在廣場裏，市場顯得黑黝黝。雅各·勃蘭拖着芳妮的皮包和自己的空的一個，一路走出去。眼睛在眼鏡後面歪斜了。髒的汗流在臉上了。運貨摩托車轟轟着。十字廣場上，半破的石膏像屹立着。學生們在第二段上慌張。一手拿書籍一手拿着火燒的柴。挨先後次序

排好了。許多工夫，經過了長的街道。許多人們在走。張了嘴在拉，拖，休息。孩子們拿着捲煙，在角落裏叫喊。店鋪的粉碎的玻璃上，發了一聲烈響，鐵掉下來了。騎馬的人忽而從橫街出現了。拿着鎗。飄着紅旗。馬噴着鼻子——顛簸着跑過去了。居民慌忙走過去。不多久，露在散步路上的普式庚（像）的肩上，烏鴉站着了。芳妮是聽過羅馬史的講義的，有着羅馬人的側臉的志願講師，在拉那裝着袋子的小櫃。從袋子裏漏着粉。他的側臉也軟了，看去早不像羅馬人了。大張着嘴巴。——他站住了，脫一脫帽。衝上熱氣來。雅各，勃蘭到底將芳妮的皮包運到昇降口了。措着前額，約了再會，握手而去了。向雪中，向霧中，提着自己的空空的皮包。尋求着正義。雅各·勃蘭做了詩，他終於決計做成一本書，在墨斯科出版——雅各，勃蘭已經和血和苦惱和暴動告別——他開始新的生活了。

芳妮將皮包拖上了五層樓。樓階上挂着冰筋。房門格格地響。從梯盤上的破窗門裏，吹進風來。留巴伯父，萊夫·留復微支·萊阿夫，先前是住在三層樓上的，後來一切都改變了，先前是主人的住房的三層樓上——現在是住着登穆思先生。運貨摩托車發着大聲，從郊外的關門的多年的窠裏，將他攔下來了。——渥孚羅司先生是三天為限，趕上了上面的四層樓——這就是，被趕到和神相近，和水卻遠，狹窄的地方去了。但是，剛剛覺得住慣，就被逐出了。五層樓的二十四號區裏，和留巴伯父一起，是住着下面那樣的人們——眼下有着三角的前將軍札盧錫多先生（七號室）。軍事專門家琦琳，以及有着褪色的扇子和寫着『歌女慈

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傳單，和叫作喀力克的藍眼睛的近親的私生子，穿着破後跟靴子的小公爵望德萊羅易的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十三號室）。然而，無論是渥罕羅司先生，兌穆思先生，戲子渥開慶夫先生，有着灰色眼珠，白天是提着跳舞用的皮包跑來跑去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小姐——都一樣地顯着渴睡的臉，在好像正在戰鬪的鐵甲艦一般冒烟的烟通的口，從拉窗鑽了出來的房屋的大房裏，站着——拿了茶器和水桶，在從龍頭流出的細流，敲着錫器的底之間，站着。

留巴伯父辦公去了，不在家。伯母呼呼地長吁了。芳妮哭了。用了晚餐。芳妮叙述了一通。軍事專門家在間壁劈柴。對於芳妮，給了她一塊地方。在鋼琴後面支起牀來。她隔了一個月，這纔躺在乾淨的被窩裏了。牀沒有顫動。半夜裏，因為太靜，她醒了。想了——小站，暗，雨，黃色的電燈，滿是灰沙的溼溼的貨車，——小站的風，秋天的，夜半的俄羅斯。黑的村，電柱潮溼的呻吟著，暗，野，泥濘。

芳妮到早上，爲了新的生活醒來了。留巴伯父決計在自己這裏使用她——打打字機。傍晚，芳妮被家屋委員會叫去了。在那地方被吩咐，到勞動調查所去，其間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去掃街道。早晨七點鐘，經過了灰色的街，被帶去了。走了。跨過積雪了。終於在停車場看見飄着紅旗了。許多工夫，沿着道路走。碰着風捲雪堆了。在那裏等候拿鐘來。等了一點鐘，鐘沒有來。又被帶着從別的道路走。叫她卸柴薪……到傍晚，芳妮回家了。伯母給做了

炸蘿蔔，給喝茶。芳妮溫暖了。冰着的窗玻璃外，下着小雪。她想着新生活——剛纔開始的勞動的生活。過去——是戀愛和苦惱。過了一天，她已經在留巴伯父在辦公的公署裏，打着字機了。有身穿皮外套的女職員。十二號室前的廊下，是（人們）排着班。私室裏，在皮的靠手椅子上，是坐着刮光鬍子，大鼻子的軍事委員。用紅墨水，在文件上簽名。訪問者措着前額，欣欣然出去了。過一天，戚戚然回來了。他拿來的文件上，是汗浸着證明呀簽名呀拒絕呀的血。在地下室的倉庫裏，傍晚是開始了分配。各羊肉二磅，蜂蜜一磅，便宜煙草一袋。公署是活潑地活動了。造豫算，付糧食，寫報告——管理居民間的煙草的分配。從七點到七點，排在班裏，站着一個可憐相的老頭子。等出山了，得了一個月的自己的份兒。滿足着出去了，爲了將世界變煙，鑽在窠裏，打鼾，咳嗽。

一到夜，戲子渥開摩夫便在院子裏劈柴。前面是房子的倒敗的殘餘和懸空的梯子。月和廢墟，烏鴉和豎琴——全然是蘇格蘭式的題目。獨立的房屋已被拆去，打碎了。月亮照着瞎眼的窗。渥開摩夫在劈柴，唱歌——您的織指，發香如白檀兮……搬柴上樓，燒火爐。在火邊伸開兩腿，悠然而坐，有如華飾爐邊的王侯。只要枯煤尚存，就好。靠家屋委員會的幹陀，從國庫的市區經濟的部分給與了八分之一——帶小糧去拉來了——但還有一點不好，就是從此以後，兩腳發抖，不成其爲律動運動了。是瓦爾康斯基派的律動運動呀。渥開摩夫在出臺的劇場，是律動底的——渥開摩夫雖在三點鐘，前去的素菜食堂裏——他也始終還是律動

底的。無論是對着那裝着蘿蔔餡的捲肉的板的態度，對着賬桌的態度，對着小桌子的態度。於是錫的小匙，在手中發亮，雜件羹上——熱氣成爲輕雲，升騰了起來。

留巴伯父看着渥開摩夫的巧妙地劈柴。瓦爾康斯基的事情，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晚，渥開摩夫全都說給他聽了。就是，關於舞臺上的人們呀，以及人生之最爲重要者，是 rhythm（律動）呀這些事。留巴伯父第二天和軍事委員談了天。同志渥開摩夫便得到邀請，到那倘使沒有這個，則一切老頭子和煙草黨也許早經倒斃了的公署裏，去指導演劇研究。……渥開摩夫第一次前往，示了怎樣謂之身段的時候——而渥開摩夫雖然是高個子，青面頰，眼珠灰色的男人——即刻集得了十八位男人和八位女人來做協力者。於是在第二天，又是十八位和八位。研究時間一完，都不回去，聚在大廳裏。在大廳裏，有鏡子和棕櫚和傳單和金色椅子。渥開摩夫首先說明的，是一切中都有諧和，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諧和。於是提議，做起動作來看罷。伸開右腳的小腿，伸長頸子的筋肉，將身體從強直弄到自由——教大家團圍地走——大家團圍地走了，使筋肉自由，又將筋肉緊張了，是輕快的，自由的，專一的；渥開摩夫是每星期做三回練習。於是到第三回完，大家就已經成爲律動底了。在電話口唱歌似的叫『喂，喂』了。會計員的什瓦多夫斯基刮了鬍子，綁起裹腿來了。先前是村女一般穿着毛皮靴子走的交換手們，這回是帶了套靴來穿上，濃濃地擦粉，使頭髮捲起來了。——在大廳上，是拿着花圈，古風地打招呼了。

每星期三四，七點鐘來接渥開摩夫。不是肉類搬運車，就是運貨摩托車。上面戴着包頭布，硬紙匣，打皺的帽子和刮過鬚而又長了起來的頰，渥開摩夫不是在車底下搖着，就是抓住別人的肩，張了兩腿站着。運貨摩托車叫着，軋着，走向暗中，向受持區域去。在夏夏發響的車站上，早又有人等着了。還是黑一條白一條的打扮。於是一面穿衣服，一面走過來——車子是這樣地將他們往前送，爲了發沙聲，搽白粉，教初學。兩幕間之暇，搬出茶來。也有加了酸酸的果醬的麵包片。戲子們喫東西，喝茶……車夫忽然說，車有了障礙了。從勃拉古希到哈木扶涅基，戲子們自己走。抱着硬紙匣，沿着牆壁走。那保牢羅跋，穆爾特庚，珂彌薩耳什夫斯卡耶的一班……

渥開摩夫得了傳票，叫他帶着被臥，鍋子，盤子去。是叫他一星期之間，去砍柴。他前去說明白。廊下混雜着許多人。渥開摩夫說，自己是藝術家，美學家，是在辦教育。一個鐘頭之後，從厭倦而悄然的人們旁邊走出去了。是受了命令，此後也還是辦教育。札盧錫多也得了一樣的傳票。眼下有着暗淡的將軍式三角的他，便許多工夫，發沙聲，給看帶着鎗傷的脚。藍色的他是滿足着回來了。他孤獨地住着。時時從小窗裏，伸出斑白的腦袋去，叫住韃韃人。頭戴無邊帽子的韃韃人進來了。顯着信心甚深的臉相，來看男人用的褲子。摸着，向明照着。搖頭而打舌了。將軍發了沙聲，偷眼去瞥了。暗嚙唾沫了，韃韃人恭恭敬敬地行過禮，拿了袋子出去了。將軍將錢藏在地板下，穿上破破爛爛的紅裏子的外套——只有靴子是



有銅跟的將軍靴——走出門外面去了。人們在旁邊走過，在行列裏冷得發抖，羣集接連着走。女人們，拿着箱子，繫着衣裾的男人們，接連着走。——用了大家合拍的步法走過去。而忽然——音樂，從後面，是吹奏管樂隊的行進——在上面，合拍地搖着通紅的棺衣。在紅棺中——是有節的白的鼻，黑的眉，既歸平靜，看見一切而知道一切者，漂在最後的波上。軍隊走過了。白的臉漂去了。搖擺了。樂隊停奏了。奏了莊嚴的永遠的光榮了。死人在缺缺刻刻的壁下，永遠朽爛。爲了在十一月的昏黃中，聽取花的磁器底的音響，而被留遺了……

札盧錫多當傍晚時分，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用了突成筋節的帶青的手，寫了——「重要者，是在力免餓死也。有減少運動之必要。須買魚油。否則缺少脂肪矣。似將驅舊軍官於一處，而即在其處了之。然有可信之風聞，謂雖集合於展覽聖者遺骸之保健局展覽會，而在忙於觀察之諸人面前，有文官服飾之教士等大作法事云。然則可謂以死相恫嚇也。假使連絡線而不伸長也，則一月之中，墨斯科可以占領。一隊外國兵可以侵入，乃最確實之事也，今日已變換赤旗之位置——乃偉大之成功，亦空前之略取也。然而重要者，乃得免於餓死也。不當再買白糖。白糖者——奢侈品也。是當慣於無甜味而飲茶之時矣……」將軍發出沙聲來，吐了長吁。壁的那面，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簡了外套躺着。這時候，藍眼睛的喀力克，小望德萊羅易公爵，雖然爲老嫗們所驅逐，却還在整來整去，拾集木片，從廢屋的廢料裏，拉出板片來。將板壁片，紙片，路上檢來的小枝等，裝在袋裏，拿回來了——火爐燒

起來了。小公爵蹲着烘手。紅的火照着藍的眼，母親一樣的紫花地丁色的眼——是一個平穩的，聰明的，知道了人生的碧眼小老翁。

紐莎——製造束腰帶的，住在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先前住過的二樓上。結了婚，得到四十亞爾辛的布匹。現在很想早點生孩子，再得到布匹和孩子的名片。丈夫在外面，運粉，籌錢。紐莎毫不難爲情地走過，將這里九年之間在家裏馴熟的，那大名寫在紅的紙片上的，有名的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先前的住所的房門，用英國式的鑰匙開開了。後來，紐莎突然在樓上的有花圈而無火氣的屋子裏出現。僅罩頭巾，站在門口，平靜地說，因爲願意用麥粉做謝禮，請教給她唱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在她面前張了腿站定，想噴罵她。然而閉了嘴，好像喫了一驚似的，什麼也不回答。紐莎嘲笑地跑掉了。白天，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筒在外套裏躺着。夜裏，是望德萊羅易公爵咬着牙齒，幾乎要從兩脚的椅子上抬起那疲乏的頭來。他而且還做了認真的，少年老成的夢。第二天早上，她顯着浮腫的臉起來了，吩咐他去叫紐莎來。紐莎說身體不舒服，請她自行光降罷。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又咬了一回牙關，但罩上頭巾，走下去了。一個鐘頭之後，到留巴伯母這里來借稱。紐莎學唱了。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麥粉裝進袋中，掛在釘上，免得招鼠子。

雅各·勃蘭是帶着旅行皮包，遊歷公署了。上了五層樓，等候輪到號數。鑽過那打通了

的牆壁，從這大廳走到那大廳。探問了。又平穩，又固執，又和氣——蓋他此時終於已在一切同等，誰也不打誰，不砍誰的地方——廉價辦公，以勞動獲得麵包的地方了。女職員們是吵鬧，聳肩，從這屋追到那屋——他呢，嚙叨地熱心地又跑來，非到最後有誰覺得麻煩，竟一不小心，給用妙筆寫了——付給可也——之後，是不干休的。到底，付給雅各·勃蘭了。就是付給了生活的權利，得有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的權利了。是停車場旁的第三十四號共同住宿所，先前的『來惠黎』的連帶家具的屋子十七號。雅各·勃蘭欣欣然走過薩木迪基街，薩陀斐耶街，搬了皮包。傍晚，他坐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了。壁紙後面，有什麼東西悉索索地作嚮，滾下去了，在枕頭邊慢慢地爬了一轉。白天裏，在花紙上見過的——拿着大鐮刀的死，出來了。給爬在文件上，點了火，唏唏地叫，焦黃，裂碎了……

雅各·勃蘭決了心，要堅執地來使生活穩固。爲自己的事，走遍了全市鎮。無論誰，都有工作，都有求生的意志。雅各·勃蘭在街上往來，停在街角思索。人們幾乎和他相撞，跳開走了。他（故鄉）的市鎮裏，是什麼人也不忙，什麼地方也不忙的。關在家裏——暴動之際，是躲起來了。雖有做詩的本子，訴苦的胃囊。但還是勇敢而不失希望的他，是走而又走了。在空地，磚頭，鐵堆，凍結而沒有人氣的店舖和人列的旁邊……在灰色的獨立屋裏，是升騰着苦的煙，坐着打打字機，穿外套的女職員。雅各，勃蘭走向靠邊的女人那里，去請教她，倘要受作爲著作家的接濟，應該怎麼辦纔好。接濟，在他是萬不可缺了。還說，否則

，他是不來請託的哩。女職員也想了一想，但將他弄到別的辦事桌去了。從此又被弄上樓去了——於是他走上樓去了。被招待了。翻本子了。結果是約定了商量着看罷，問一問罷，想一想罷。說是月曜日再來罷。到月曜日，他去了。再拿出詩來看。是坐着無產者出身的詩人們的屋子。於是他說，自己也是無產者出身，自己的祖先是管水磨的。——詩被接受，約定了。再看再說。到水曜日，將對於他的接濟拒絕了。但在這時，他已經找到了別的高位的公署。他好像辦公一般，每天跑到那邊去。等在客廳裏，寫了請求書。要求給他作為無產詩人的扶助和接濟和稿費。到金曜日，一切都被拒絕了。就是，對於接濟，對於稿費，對於扶助。然而給了一件公文，教到別的公署去。那地方是，從階上滿出，在路上，廊下，都排着長蛇之陣了。雅各·勃蘭便跟在尾巴上。日暮了。陣勢散了。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到，進去是第一名，許多工夫讀公文，翻轉來看，側了頭。終於給了一道命令書。憑着黃色的命令書，雅各·勃蘭在閉鎖了的第四付給局裏，領到了頭飾和天鵝絨的帽子。在自己的房裏，他戴着這帽子，走近窗口去。屋頂是白白的。黃昏是濃起來了。烏鴉將胸脯之下埋在雪裏洗澡。市鎮和自己全不相干。這也和別處一樣，並無正義存在。雅各·勃蘭覺得精力都耗盡了。他躺在牀上，悟到了已沒有更大的力量。在半夜裏，走上一隻又大又黑，可惡的雞到他這裏來，發出嘎聲叫，他來驅逐這東西。但雞斜了眼睛瞪視着，張了嘴，不肯走。將近天明，因為和雞的戰鬥，他乏極了。指頭冰冷了。頭落在枕上，抬不起來了。大的，白的蟲子，到

他這里來了。雅各·勃蘭是生起發疹傷寒來了。過了兩天，被搬走了。傍晚，他的牀上，是從維迪普斯克到來的兩個軍事專門家，像紙牌的『夾克』一般躺着了。

芳妮是在辦公。從公署搬運羊肉，蜂蜜和便宜煙草。公署是活動，付給。連絡線伸長了。地圖上的小旗像索子似的蜿蜒了。札盧錫多靜對着地圖，發出沙聲，記錄了。

『二星期之後，前衛殆將接近防峇矣。委市街於砲擊則不可。應中斷鐵路——而亦惟有此耳。昨在郊外，又雖在中央，亦有奇技者出現。若輩有宛如磁器之眼，衣殮衣，以亞美利加式之彈鏡，躍於地上者高至二亞爾辛。且大呼曰——吾乃不被葬送者也——云。此即豫兆耳。吾感之矣。吾感之矣』

留巴伯母對於芳妮，將離家的事，希略也夫的事，都寬恕了。傍晚，留巴伯父讀了新訓令。留巴伯母長太息了。芳妮坐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窗戶外面，是十一月在逞威。雪片紛飛了。埋掉了過去，戀愛，情熱。留巴伯父這里，常有豎起衣領，戴着羊皮帽的人前來，在毫無火氣的廊下走來走去。在那地方竊竊商量。留巴伯母說——那個煙草商人又來了！——有一天的夜裏，是芳妮已經睡在鋪琴後面，伯父和伯母都睡下了，黑的屋子全然睡着了的深夜裏；有人咚咚地叩門。留巴伯父跳了起來。聲音在門外說——請開門呀——留巴伯父手發抖了。有痣的善良的下巴，凜凜地跳了。旋了鎖。阻擋不住了。進來了。一下子一湧而進。皮帽子和水手的飄帶，斑駁陸離。——將屋子翻了身。在伯母的貯藏品也下手了。將麥粉

撒散了。敲着烟通聽。站上椅子去。——將文件，插着小旗的札盧錫多的地圖，札盧錫多，留巴伯父，對面的房裏的渥開摩夫，全都扣留，帶去了。小望德萊羅易公爵躲在衣櫥裏，因為害怕，死屍似的坐着。天亮之前，將全部都帶去了。在雪和風捲雪和風裏。

芳妮一早就跑到軍事委員那里去。軍事委員冷淡地聳聳肩，並不想幫忙。芳妮絕望，跑出來了。想探得一點緣由，但什麼也捉摸不到。她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是灰色的一天。從嘴裏呼出白的氣息來。灰色的一天之後，來的又是一樣的灰色的一天。——接連了莫名其妙的一星期。留巴伯母躺着。芳妮各處跑着，筋疲力盡了。又各處跑着。第三星期，札盧錫多被開釋了。因為是酒糊塗，老頭子，沒有害處的。教他將退職軍官的肩章燒掉。札盧錫多從牢監經過街道，單穿着一隻銅跟的靴子走回來了。還有一隻是捉去的時候，在路上失掉了的。在路角站住。淋了冷水似的上氣不接下氣了。在牆上，釘着告捷的濕濕的報紙。在廣場上，有着可怕的全體鋼鐵的蠟子，圍繞着紅的小旗子，正在爬來爬去。將羣衆趕散了，是穿木靴，披外套，短身材的，坦波夫，薩瑪拉，威多地方的人們，白軍的鄉下佬。鄉下佬們跳躍，拍肚子，吹拳頭，滿足而去了。到露營地方，去勞動去，——最緊要者——是當機關鎗沈悶地發響時，不要一同來襲擊……

追趕了敵人。敵人逃走了。札盧錫多站在路角上，讀了溼溼的報章。有和音樂一同走過的人們。騎馬，持矛。教會沒有撞鐘。札盧錫多總算整到家了。上了五層樓，歇在窗臺下：

……走進房裏躺下了。望德萊羅易公爵爲他燒了兩天的火爐。給不至於凍壞。

留巴伯父是一連八天，坐在階沿碎得好像投球戲柱的屋子裏。也有被摔進來的，也有被帶出去的。從窗戶吹進風來。天一晚，就爬下黑黑的臭蟲。是在頂縫上等候（人們）睡覺的。這就爬下來了。第十三天，和別人一起，也教留巴巴伯父準備。坐在運貨摩托車上帶去了。是黑暗的夜。拿鎗的兵士站在兩旁。在牢監裏，留巴伯父和律動家而先前的軍官的渥開摩夫遇見了。握手，擁抱。並排住起來。在忘卻的模模糊糊的兩天之後，竟給與了三個煎菜和兩個煮透的雞蛋。——留巴伯父忘了先後，兩眼亂睜，失聲哭起來了。將一個煎菜和雞蛋給了渥開摩夫，一起坐着喫。加上了許多鹽。爲回憶而悽慘。渥開摩夫是因爲隱匿軍官名義和幫助陰謀而獲罪的。前一條是不錯的——渥開摩夫自招。但於第二條，卻不承認。他說，音樂會裏，自然是到過一回的，但那款子，是用來彌補生活費了。——案件拖延了。留巴伯父的罪名，是竊佔。——留巴伯父滿臉通紅，伸開臂膊。然而牢監裏面，也有烟草商人的。就是豎起衣領，時時來訪的那些人……

開審之際，訊問渥開摩夫——職業呢？——戲子——這以前呢？——是學生——沒有做過軍官麼？——也做過軍官。——反革命家麼？——是革命家，在盡力於革命底藝術的——判事厭倦地說了——知道的呀，在教紅軍的兵卒嗅麻藥的呵。朗吟麼？——不，是演劇這一面——水曜日的七點半，渥開摩夫被捉，要移送至縣裏去了。渥開摩夫收拾了手頭的東西，

告過別。說是到縣裏一開釋，就要首先來訪的……帶過廊下，許多工夫，從通路帶出去了。吹進風來，很寒冷。在窗外，有着暗淡的空庭。有着十一月。

關於溼開摩夫，第二天貼在牆上的濕濕的報紙上，戴着這樣的記事——前軍官，反革命家，積極底幫助者，演劇戲子——這一天，太陽浮出來了，天空是藍的。從前線上，運到戰利品。廣場上呢，早有三輛車。又是高高地將紅的棺木運走了。死屍的鼻孔裏，塞着棉絮。札盧錫多在這一天是這樣地寫了。『聯絡線已伸長矣，後方被截斷矣。一切歸於滅亡矣。本營之遠隔，足以致命，乃明瞭之事也。一切將亡。一切將亡。魚油業經營罄，無處可購。風聞凡舊軍官，雖有年金者，亦入第四類，而算入後方勤務軍。即使掃除兵舍，廁所及其他之意也……』<sup>②</sup>不給麵包已五日矣。不受辱而地圖被收者幸也……』——晚間，望德萊羅易公爵到他那裏燒火爐去了。札盧錫多正在窗邊，站上椅子，要向架上取東西。望德萊羅易公爵向他說話了。他聽不見。他便碰一碰他的腿。不料腳竟懸了空。擺了。踏不到椅子了。望德萊羅易公爵發一聲尖叫，抱頭竄出了。

過了兩天，威嚴的，年青相的，有着竹節鼻和百合色指甲的札盧錫多是在教堂裏，由命令書，躺在官辦的棺中了。助祭念念有詞。教士燒起了香。香烟裊裊地薰在燻香上。沒有派軍隊來。這也是由命令書而沒有派來的。派定四號屋的用人拉小櫃。於是就擱在柴櫃上，拉去了。很容易拉。道路是滑滑地結着冰。拉得乏了，便坐在棺上吸烟草。札盧錫多聽着櫃條



的軋鏢聲，年青相了，在棺蓋下返老還童了。

有魅力的，藍眼珠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提着皮包跑到自己的跳舞學校的她——從貼在牆上的報紙上，看見了渥開摩夫的姓名——於是忽然打寒噤，咬嘴唇，雖然緣分不過是汲水的時候，並排了一回，和他一面劈柴，聽過一回他唱道『你的纖指，發香如白檀兮……』但在梭耶·烏斯班斯卡耶那裏，是有着溫柔的，小鳥似的，易於神往的心的，即使在一切混亂和臭氣之中，也竭力在尋求着爲自己的小港。渥開摩夫之名，已經就是悲劇底的，被高揚了的滅亡。——梭耶便將他設想爲久經期待而永久睽離的人了。……梭耶已經用趾尖穩穩地走路。一面趕快走，一面用指頭按着嘴唇，而且決心要向一個人，去講述一切的真實，其人爲誰，乃是住在官辦的旅館裏，坐着摩托車出入，然而彷彿地位一樣低微的等候她，一直送到家裏的其人也。傍晚，梭耶到旅館去了。討了通行券，將證明書放在肩頭。走上紅階梯，敲了磨白玻璃的門戶。她不能不將心裏想着的事。通盤說出來——鋒利地，直截地滔滔地，——縱使因此負了怎樣的罪，也不要緊。然而房裏坐着兩個人，桌子上還有茶。那人似乎喫驚了，但也就臉上發亮，獻上茶來，說請喝呀。梭耶不喝。並且說，這來是有一點事情的。那人又說請喝茶呀。座中拘謹了。客人沈默了。梭耶從茶杯喝茶了。那人用了善良的，蘊蓄愛情的眼看她了。梭耶問了些不相干的事，喝乾了茶，要回去了，她自己悲傷到要下淚。她爲了茶和質問，憎惡自己了。然把他卻送她一直到廊下，從手套的洞裏，在她那暖熱的

小小的手掌上接吻了。梭耶跨下一段階沿，忽然說——我並不是爲了這樣的事來的……什麼都討厭了，這樣地生活，是不能的，我已經不願意看見你，我是來說這些的。爲什麼渥開摩夫遭了鎗斃的呢？——覺得他和自己都可憐，眼淚流到面龐來了——那個渥開摩夫呀。

那人驚着問，——渥開摩夫呀，做戲子的……——渥開摩夫是什麼人呢，不知道呀——那人說——在過渡期，是要××的……革命是粗暴的呀——梭耶很想說，怎樣都好，革命倘在過渡期，這樣也好。但我不願意再看你，也不要你再跟來跟去了。然而她什麼也沒有說，跑下去了。第二天的傍晚，他到學校裏來接她。她不開口。和他出來了。很想再說一回，不再和他到什麼地方去。——然而車夫已經開了門。來不及說了。她坐上車。溫暖了。黑的，軟軟的風，在三月裏散馥。星星的銀色的微，已經浮了上來。摩托車開走了。街市的盡頭，在雪和空曠中吐氣。梭耶想，這是完了。弄到那麼樣，還是不成。她想，沒有報答可愛的，溫柔的，最爲敏感的那人的，最後的臨終的微笑。

芳妮那里，忽然來了一個惠涅明勃魯尼，是賽希加，卽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朋友。戴着皮帽子，留着黑的短鬚。頰上有一直條的傷痕。芳妮領到鋼琴後面的自己的處所。勃魯尼說，他們的中央委員會，要給死掉的伙伴報讎。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名，登了英魂錄，再也不會消滅了。關於報讎的事，則對芳妮說，不久就會知道。於是義務已盡，去了。芳妮許多工夫，注視着貼在證明書上的被人亂弄了的照相。賽希加的面龐上，寫着號數，藍的。

芳妮哭了。——其時勃魯尼也在奔波。傷痕發紫了。勃魯尼上了久經冷透了的屋子的六層樓，敲了門，而在外面傾聽。門開了。牙醫生的應接室裏，坐着墨文，格里戈爾克，波式開微支。舉事大約期在明天的十二點。一切都計畫好，準備好了。爲了給希略也夫報讎，爲了恐怖手段，爲了製藥室，爲了委員會的財政充足——都必須有錢。武力搶劫的事，早經考究好，調查好，周密地計畫好了。一個鐘頭之後，勃魯尼出去了。又是執拗地，傷疤發着紫，在街上走。第二天的兩點半，七個人坐着摩托車到了橫街的公署前。兩個把門，兩個到中庭，三個上樓上。算盤畢畢剝剝地在響。出納課員站在金櫃旁。女職員在喝湯。格里戈爾克走上前，用手鎗對着，叫擊起手來。勃魯尼和波式開微支打了出納課員的頭。他跌倒了。動手將成束的鈔票拋進口袋去。出納課員忽然跳起，抱着頭，爬一般，電光形地（走着）要逃跑。格里戈爾克對脊梁開一鎗。出納課員撲地倒下了。交換手們發了尖利的叫喊。有誰跑向邊門了。一下子攻來了。——格里戈爾克解開帶子，跳了出去。一切都跳了，被撒散了。灰塵，玻璃，——他們跳下了階沿。從上面擲下法碼和算盤來。——摩托車已經動彈了。他們趕到，抓住，跳上了，——摩托車將他們載去了。突然從門裏面跳出人來，曲下一膝便擲——格里戈爾克坐着一回頭，銅元打中了他的面龐。流出血來了。追的緊跟着。馬夫打馬。勃魯尼伸着臂膊，不斷的開鎗。——變進了積雪的橫街裏，——摩托車滑了。車輪蹣跚了，被烟包住。了。馬匹追到，櫃裏面外套（的人們）殺到了。勃魯尼跳了下來，提着口袋跑，闖過門，跳

過短牆。後面跑着波式開微支，不料坐下了，躺倒了，——又是爆發，掉下——叱咤，玻璃……勃魯尼逃出了，回過頭去看。波式開微支想跟着他攀上牆——不意橫着掉下短牆去，倒在雪裏了。勃魯尼仍然走。鐵門關着。他走近門，想推開牠。然而門是從裏面支住的，走不過。他還在中庭跑了一轉，蹲在髒水筐的僻處了——天空很青，沉悶，是釀雪天。勃魯尼還等候了一些時。從一角裏聽到蹄聲了。他將鎗口含在嘴裏，扳了發火機。

街上是孩子們奔跑，窺探。載在大橋上——七個穿短外套的羅馬諾夫皇帝黨員被運走了。大家盪起來躺着。兵卒拿着鎗口向下的鎗，跟着走。馬匹步調整齊地進行。勃魯尼躺着，臉伏在別人的肩上。

一切煙草商人，都有家族的。煙草商人是明於法律的人們，而且沒有破綻的。——留巴伯父却相反，亂七八糟，第一回審問的時候，早就胡塗了。一切都於他不利。彼被提出去審問了九回。九回的陳述都不一樣。到第二個月，因為要判決浮腫的，鬚髯蓬鬆，衰弱了的他，便經過市街，帶出去了。留巴伯父被夾在兩個兵卒間，坐在白的大廳的椅子上。對面，是軍事委員擺着架子，毫不知道他似的坐着。旁聽人裏面，也有已經釋放了煙草商人。白白的，寡言的芳妮，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小姐坐在一起。不久，搖鈴了。挾皮包的檢事，立刻叫留巴伯父，稱為寄食者，讀過他混亂的所有的陳述，又示了煙草商人的陳述——市民萊夫留復微支·萊珂夫者，是盜賊，是寄食者——檢事對於他，要求處以極刑。這

之後，律師開口了。什麼都不否認，單單請求寬大。指出他的職務，還說到悔悟和老年。裁判官去了。商議了。芳妮用了烏黑的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前面。留巴伯父浮腫着——鐵青，動也不動地坐着，好像早已死掉了似的。烟草商人在廊下吸烟草。裁判長回來了。又搖鈴。大家又都歸座，肅靜了。在窗門外，有機器腳踏車停下了。裁判長宣告了。贊成了檢事的提議，判決了極刑。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芳妮載在街頭馬車上，帶了回來。芳妮走上五樓，見了怕母。哭得倒在椅子上上了。一到夜，就躺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了。月亮的角，在窗的那邊晃耀。豎琴吟哦了。望德萊羅易公爵在兩人之旁守夜。挂下了穿着補釘襪子的細細的腳，在椅子上打起磕睡來。夜已深，深且盡了。豎琴昏暗，月亮下去了。快活的，年青相的留巴伯父走近枕邊來，微笑着，用冰冷的手指，撫摩了芳妮的面龐。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還在教紐莎學本領。紐莎拿着捲起來的樂譜，站在鋼琴旁，鋼琴上面，挂着對於鋼琴呀，房子呀，物件呀的保管證。這是家宅搜查的結果，因為是女流聲樂家，許可了這些的東西的。近來，鈕莎上音樂會，即舞臺去了。已經登記了。有看保持皮衣呀，金剛鑽呀——聽衆的贈品的權利。鈕莎的丈夫和保健部員一同搬了麥粉來。麥粉呢，在市場上，被爭先恐後的買去了。於是紐莎便買了海獺的外套，買了掛在客廳裏的A·伊瓦梭夫斯基所畫的細浪和挂帆的船。她到「星」社去出演了。和最好的優伶並駕，得了成

功。在夜裏，他們一同在運貨摩托車裏搖擺了一通。不自由，寒冷，而且狹窄，但是幸福的。爲了藝術，將做戲子的苦痛熬過去了。在降誕節這一天，有夜會。和出場者一同，優伶們也被招請。肚餓的優伶們便高高興興，凍紅着鼻子跑來了。在食桌上，有鵝，酒，臟腑做餚的饅頭之類。優伶們快樂到忘形。時時嚷起來，很是騷擾。鈕莎唱了。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伴奏。散會的時候，鈕莎在大門口將兩片鵝肉用紙包着塞給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當作演奏的謝禮。她生了氣，很想推回去，但將鵝肉收下了。夜間，小望德萊羅易公爵大嚼鵝肉。幸福地笑了起來。因爲吃飽，塞住了呼吸，咳嗽了。

雅各·勃蘭那里，後來黑雞也還進來了八回，在每晚上。現在，他已經認識這雞，也知道到來的時刻了。可惡的鷄憤然的走來，啄他。——他總想將這雞絞死，滿身流汗。但因爲心臟跳得太劇烈，沒有辦法，便失神了。在周圍呻吟，讒謗，徘徊——已被捉住，又回了原樣。到第九天的夜裏，鷄不來了。他這纔睡得很熟。心臟安靜，不跳了。到早晨，在太陽，白的窗，又黃又髒的公物的被單下，他看見了骨出峻嶒的自己的枯瘦的膝髁，他衰弱，焦黃，鬍子長長了。覺得肚子餓。白的蝨子遠退了。雅各·勃蘭留住了性命，又想愛，工作，生活起來。過了兩星期，焦黃的他，纔始帶了丁字杖，走出門外去。是溫和的天。灰色的積雪成着麻臉。在石路上，烏鴉以三月的叫喊在啼。雅各·勃蘭帶了丁字杖行走。他的心臟是衰弱，向衆人開放着的。然而一切人們，都急急忙忙地走過去了。第三十四號共同住宿所呢，

一星期之後，便交還了他的旅行皮包。屋子的期限滿了的。那地方是軍事專家之後，早住進了一位穿了男人用的長統靴子，跑來跑去的姑娘。雅各·勃蘭弄得連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也沒有了。他雖然覺得喘不過氣來，但還整到曾說給他印詩的公署去。公署裏面依然是烟塵陡亂。女職員們大家在談天。——做書記的無產詩人，却是新的。是黑黑的，亂頭髮的男人。亂翻紙匣，詢問姓名，拉開抽屜。究竟尋到了。詩是定為發還的。雅各·勃蘭領了詩，戴上天鵝絨帽子。他沒有地方可以過夜。到傍晚，他接在免費食堂的長蛇的尾巴上，喝了浮着菜葉小片的熱湯。夜裏尋住宿。街是暗的。在三月的暗中，風吹着商店和咖啡店的破玻璃在作響。雅各·勃蘭站在一所大房子的昏暗的昇降口，向階下的先前是門房的角落裏，鑽了進去。尋得一點乾草——背靠着牆酣睡了。

到天明，他接受了凍，兩腳伸不直了。於是柱了丁字杖，蹣跚着走。潮濕的，三月的，勞動的日子開頭了——雅各·勃蘭瞥到了芳妮的處所。芳妮穿了黑的喪服在大門口迎接他，但一時竟記不起他來。暫時之後，便拍手引他到自己的角落裏，訴說悲哀……雅各·勃蘭在火爐旁邊暖和了。看看在小小的拉窗外面裊着的烟。並且說——這裏也並無正義。在這裏，也依然只有餓死，是做得到的。況且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誰也不加憐憫。對於我並無接濟，倒是給了一頂無邊帽。我是直到現在，沒有戴過什麼無邊帽子的。要怎麼活法纔好呢？——芳妮給他在廊下的箱子上鋪了一個床，到復元為止。雅各·勃蘭便躺在箱子上勉力復元，吟

詠。他的臉發亮，眼鏡後面有大眼睛了。他決了心，要回到故鄉的市鎮去。在那里雖然並無正義，却也沒有餓殍。一星期之後，一無所有地，只提了一空空的旅行皮包，他告了別：動身了。芳妮送給他煎菜的小片和麵包，在路上可以充飢。傍晚，和羣集一同，在叫喚，吶喊，射擊之中，他從車站攻向通路來。在路上失了丁字杖。黑的火車頂上，已經躺着許多人。梯子上也挂着。攻向破掉的車窗去。雅各·勃蘭挨了一推。他要跌倒了。抓住了誰的肩。打他的手了，然而死抓着——踏了誰的肩，爬進車子裏面了。車裏面是漆黑。他抓住在一個包裹上。——跌倒了——地板上躺着人們。在什麼地方的椅子底下的角落裏，佔了一個位置。將小行李枕在頭下，便癱掉了。不多久，火車頭哼起來，客車相觸，作嚮——列車走動了。腳從梯子上伸出着。車頂上面，是在作過夜的準備。死掉的都市，留在後面了。前面呢——道路，曠野，雪。在火車站上，在半夜裏，新的客湧進客車來。從上面打他們。後面有聲音。開也鎗來了。雅各·勃蘭閉了眼睛，躺着，正在回家，回故鄉。

雅各·勃蘭的故鄉的市鎮上，首先駐在的是白軍。後來，綠軍到了。此後是瑪盧沙·喬邦隊，戰線隊，亞德曼隊，最後將一切驅逐，粉碎，而紅軍開來了。非常委員會到來了。非常委員會即刻着手於掃蕩。鎗斃了水兵和戰線隊的餘黨，鎗斃了瑪盧沙，鎗斃了公證人亞格里柯普羅。暴動停止了。嚇怕了的猶太人爬了出來，聚在角落裏商量，搖手。落葬了。算賬了。非常委員會佔領了廣場的汽水製造廠的房屋，在昇降口和大門口，站起哨兵來。騎馬兵



在街上往來，查證票，押送被捕者。日本人，耶沙，坐在鋪皮的櫃上，戴着皮的無邊帽，手鎗袋插在帶子上，來來往往。沒有多久，猶太人便又消聲匿迹了。商店依然是破玻璃。日曬的早晨，羣集將市場圍繞了。大家接連地購買了。鄉下人不再將麥粉和奶油和雞蛋運到市上來。狡猾起來，就在村子裏交易了。捉去了只一條褲，而穿着舊的溜冰鞋的人五個——審問之後，送到投機防止局去了。日曜日之夜，市鎮裏有自宅搜查。搜查銀錢，農產物，逃亡者。銀錢只發見了一點兒，但農產物很不少。逃亡者的一羣，被捉去了。天一亮，親近的人們就在門前成了長蛇陣。

市鎮上突有檄文出現。誰散的呢，無從知道。那上面是寫着這樣意思的事的。——諸君的一伙，在等候諸君。新政府保有麵包和法律 and 正義，保護農民，保護地主和暴動戰鬥，和猶太底壓制戰鬥——總而言之，是說，保護大家的權利的。非常委員會便頒發戒嚴令，放哨兵，夜裏是派巡察。在雅各·勃蘭回到故鄉的市鎮的前天，陰謀敗露，幫助者被捕，市鎮是弄得天翻地覆了。

這之間，載着雅各·勃蘭的火車也在爬，停，等待鐵路的修好，於是仍復向前爬。車頭損壞了，在曠野裏等候送了新的來。夜裏，出軌了——有誰抽掉了枕木——又修理，走動了。——在客車裏，是蜷縮，說昏話，快要死了。到車站上，是搬了出去，放在堆貨的月臺上。到底，在早晨，火車竟到了故鄉的市鎮。雅各·勃蘭爬出來了。踉蹌着，忙亂了。飽吸了

空氣。破了玻璃的車站；架在澄清的小川上的木橋；兩株蓬鬆的白楊；和處處挂着死了似的招牌的，開始融化的，髒的，濕的市街相通的道路，他都認識的。糧食店前，早晨一早就排着人列了。被挨擠，在寒顫。在廣場上，是整列着不眠的，穿着衣角濕透的外套的兵卒。從監獄裏，在帶出拿着錘子的犯人來。家家的鐵門都關着。綠色的，紅色的，灰黑色的房子——木造——還在睡覺。商店街上，挂着紅色的招牌——第一號倉庫，第七號倉庫，第十二號倉庫——全是公有。街角上站着一個戴瀾邊帽，有白髮的猶太人。就是站着，惘惘地看他的嘴唇在發抖，喃喃地自語。

雅各·勃蘭走到了熟識的，藍色的，窗窗有花的老家，扣了許多工夫門。門終於由一個戴耳環的兵卒來開了。問什麼事。雅各·勃蘭想走進家裏去。然而兵卒大聲說，這房子已經充了公，事務所是十點鐘開始辦事。雅各·勃蘭看看門。於是看見了白的招牌，是——本部事務所。——一個鐘頭之後，他從拉薩黎大街的親戚那里，知道了父親是還在喬邦隊駐紮此地的時候，退往基雅夫，從此看不見人，也沒有信；他的房子充了公，物品也都充了公。雅各·勃蘭便暫且住在廚房裏。第二天，陰謀的清算人跑到時，他就被捕，交給了非常委員會。雅各·勃蘭坐在汽水製造廠的先前的傭人房裏了。又從這里拉出去了。替換是另外揀進一個新的來。早上，他被帶到裁判官那里去了。裁判官動着耳朵，嗅空氣，用一隻眼睛看。他問，你不是和喬邦隊一同逃走了的勃蘭的兒子麼？為什麼跑來了，而且現在？為什麼不來登

記的？在你皮包裏的公家的帽子，是從那里得來的？雅各·勃蘭回答了。裁判官細着眼嘲笑，拿鉛筆來玩了。雅各·勃蘭說完的時候，他在一角上小小地寫下了。雅各·勃蘭被帶走了。他沒有入睡，過了一夜。消雪的水滴，淅淅地在滴下來。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輝煌。他張了眼睛，躺着。風無所不吹拂。雅各·勃蘭想了。悲傷了。却鎮靜。做了詩。豎琴在風中吟哦。吹響了絃索。雅各·勃蘭用手支着頤，想了一會，於是用了咬碎的鉛筆片，寫在壁上——

靜的風，溶的雪，  
有一個人來我前，  
唱了歌兒了……

註一：俄國尺度名，一亞爾幸約中國二尺四寸餘——譯者。

## 一天的工作

A·綏拉菲靡維支 作

### 一

天亮了，靠近牆壁的架子上面，一些罐頭，以及有塞子有標題的玻璃瓶，以暗淡的亮光裏顯露出來了。製藥師的高的櫃臺也半明半暗的露出一個黑影來了。

向着街道的那扇大的玻璃門，還關閉着。另外有扇門却開在那裏，可以看得見間壁房間裏的櫃臺上躺着一個睡熟的人影呢。這就是昨天晚上值班的一個學徒。他沉溺在早晨的夢境裏，正是甜蜜的時候。

街道上的光亮了些。九月的早晨的冷氣透進了房屋，卡拉謝夫扯了一下那件當着被窩蓋的舊大衣，把頭鑽了進去。

大門那邊的鈴響了，應該起來了，卡拉謝夫可很不願起來呢，——如果再睡一忽兒多甜

蜜呵！鈴又響了，『滾你的蛋，睡都不給人睡夠的。』卡拉謝夫更加把頭鑽進大衣裏去了。可是睡在大門邊的門房可聽見了鈴響，起來開了大門，然後跑到卡拉謝夫那邊，推他起來。

——起來，卡拉謝夫先生，買藥的人來了呢。卡拉謝夫故意不做聲，等了一忽兒，但是後來沒有辦法，始終爬了起來。朦裏朦懂的對着亮光擠着眼睛，他走進了藥房。

——唔，你要什麼——他不高興的對着那個年青女人說。

——十個銅子的胭脂。十個銅子的粉。她說得很快，而且聲音來得很尖的。卡拉謝夫仍舊那樣，不高興的咕哩咕嚕的說着，裝滿了兩個小瓶：

——什麼風吹來的鬼，天還沒有亮呢！……拿去罷！——他說着，很煩惱的把那兩個瓶在櫃臺上一推。

——收錢罷——藥的女人給他十四個銅子，對他說，——我們要到市場上去，我們是鄉下人，所以來的早些，——她添了這幾句話，爲的要說明她自己的理由——再會罷。

卡拉謝夫並沒有去回答她，只把應該放到錢櫃裏的錢放到口袋裏去了。他起勁的打着呵欠，他又得開始了這麼一套了：麻煩得受不了的，累死人的，瑣瑣碎碎的十四個鐘頭的工作，學徒，製藥師，副手，咒罵，不斷的買主走進走出，——整整的一天就是這些事情。他的心縮緊了。他揮了一揮手，爬上了櫃臺把大衣一拖，立刻又睡着了。看門的也把臉靠在門上。七點鐘已經敲過了，應該把一天的工作都準備起來，但是，藥房裏還是靜悄悄的。

製藥師沿着走進藥房的扶梯走下來了。他住在二層樓。他的新縫起來文雅的衣服和清潔的襯衫；同他的灰白的疲勞的臉，實在不相稱，他留意着自己的脚步，很謹慎的走下來，一面還整頓着自己的領帶。他也感覺到平常的做慣的一天的工作又開始起來了，自己必要的麵包全靠這種工作呢。他以早上七點鐘起直到晚上十點鐘止，站在藥櫃那邊，要配六七十張藥方，要分配學徒的工作，要按照藥方檢查每一服的藥料——而且還要不斷的記着：一次小小的錯誤，就可以打破他的飯碗，因為學徒之中的任何一個要是有些疏忽，不注意，無智識，或者簡直是沒有良心的搗亂，那末他的地位就會丟掉，而且還要喫官司。但是，他同一般天天做着同樣工作的人一樣，最少想着的正是這種問題。

特別感覺得厲害的，就是平常每一天的早晨勉強着自己開始工作，同時想到自己在藥房裏是唯一的上司，這種情緒充滿了他，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脚，恍恍惚惚的扶着很光滑的往下去的欄杆。

當他開門的時候，迎面撲來了一種混雜的藥房氣味，使他想起自己的整天的工作，他平心靜氣的，並沒有特別想着什麼，隨手把門關上了，他不過照例感覺到自己經常工作的地方環境。

但是這裏一下子把他的心緒弄壞了，他很不滿意的看見了亂七八糟的情形：藥房的大門還沒有開，看門的剛剛從自己床上起來，懶洋洋的捲着破爛的鋪蓋，那位學徒的拙昏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的藥房。

製藥師的生氣和憤怒的感覺，並不是爲了亂七八糟的情形而起來的，而是爲了大家不急於準備着他要來，似乎沒有等待他。看看那位看門的臉上很平靜的，睡得矇然矇懂的，上面還印着硬枕上的紅影子，他更加憤怒起來了，罵了他一頓，而且命令他開開藥房的大門；然後也很慌忙跑到睡覺的學徒那裏，很粗魯的把大衣一扯。

——起來！七點多鐘了

那個學徒嚇了一跳，呆呆的無意思的看着製藥師，可是等他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才慢慢的從櫃臺上爬下來，很怨恨的收拾他的鋪蓋。

——混蛋，你做的什麼？——藥房門還關着，一點都沒有準備好！

——你這樣發氣幹什麼，七點鐘還沒有呢，我錯了嗎？氣什麼沒有換班的值日生？幹什麼你這樣釘住了我？

卡拉謝夫惡狠狠的說得很粗魯，不給製藥師插進一句話，肝火發起來了，他想說得更粗魯些，他不想，也不願意去想或許是他自己有了錯誤。

——不准做聲！人家對你說話呢。今天我就告訴卡爾·伊凡諾維支。

卡拉謝夫咬緊了牙齒，拿了枕頭大衣，手巾，走進了裏面一扇門，到自己的房裏去。他走過藥房，看了看鐘——真的已經七點一刻了。他自己睡遲了，是他自己不好。雖然他明白藥房門應當開的時候，人家不能夠允許他睡覺了，但是，他並不因此就減輕了他反對製藥師的憤怒，——爲着要給他所積聚了的怨恨找一個肉體上的出路，他走出了門，就兇惡而下作的咒罵一頓。

製藥師走過藥房那邊抽出了藥方簿子。他感覺非常慌亂和不安，想很快的給卡拉謝夫感到自己的權力，使他去後悔，這種感覺使他的憤怒不能夠平靜下去。

不知怎樣的一下子在整個藥房裏充滿了一種煩惱的情緒，一種禁止不住的怨恨，大家要想相罵，大家要互相的屈辱，看起來又並沒有什麼原因。其餘的學徒和副手都來了，他們纏着眉頭，朦裏朦懂的臉，很不滿意的樣子。好像在院子裏从早晨就開始下了秋天的細雨，還下過了雪珠，陰暗和潮濕的天氣，——大家心裏都非常的煩惱。

大家要做的事，都仍舊是那一套：十四個鐘點的工作，稱藥，磨藥，碾丸藥，時時刻刻从這一個藥房跑到那一個藥房，到材料房又到製藥房，一點沒有間斷和休息，一直延長到晚上十點鐘。周圍的環境永久是那麽樣，永久是那麽沉悶的空氣，永久是那麽樣的互相之間的關係，永久是那麽樣感覺得自己的封鎖狀態，和藥房以外的一切都隔離着。

通常的一天工作又開始了，又單調，又氣悶，很想要睡覺，一點兒事情也不想做。



看門的穿着又大又長的靴子，克托克托的走來；他的神氣是一個什麼也不關心的人，在藥房裏的一切事酬，以及這裏一切人的好不好，他是完全不管的，他拿了兩把洋鐵茶壺的開水和茶，很謹慎的放在櫃臺上，熱的茶壺立刻粘住了漆聽，要用氣力才扯得開。大家就都在那間材料房中間的一張又狹又長的櫃臺上開始喝茶，——那張櫃臺就是昨天晚上卡拉謝夫睡覺的。大家很匆忙的喝着玻璃杯裏混混的熱的湯水，這些湯水發出一種銅鐵的氣味。話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大家互相都已經知道，彼此都已經厭煩了，而且永久是一個老樣子。買藥的人已經開始到藥房裏來了，時常打斷他們喝茶，一忽兒叫這一個夥計出去，一忽兒又叫那一個出去，

材料房裏走進了一個男孩子，大約有十六歲，他是又瘦又長，彎着胸，駝着背，穿着破爛不整齊的衣服，而且他那件西裝上衣披在他的駝背身上非常之不相稱的。這就是一個最小的學徒。

他跑到櫃臺邊，自己倒了一碗茶，兩隻眼睛找麵包，但是，攤在漆布上的只有一些兒麵包屑了。『什麼鬼把麵包都嚼掉了』，他自己講着，『這算什麼，要叫我餓死嗎！』他努力把發抖的嗓子熬住了。

他的樣子，他整個的骨架，暴露了那種過渡時期的年齡——正是身體加倍的生長，拚命的向上伸長的時候，但是他的年青的肉體還沒有堅固，他的身體的各部分發育得不平均，彷彿各個部分是分離的，是不相稱的，互相趕不上似的。

灰白色的瘦長的面龐表示着天生的忠厚，軟弱，服從，不獨立的性質。但是，他現在的怨恨和沒有用處的願望，總還要想懲罰別幾個學徒使他們感到自己的錯處，這些怨恨和願望就改變了他的神氣，他臉上的肌肉和嘴唇上的神經都在扯動着，而他的絕叫的聲音抽咽着。

這一切他表示所發生的影響，使人家看了覺得他真是個小孩子的神氣。而他，恩德雷·列夫琛珂自己也覺得無論怎樣都要換一個方式來表示使人家不常他小孩子，使人家不笑他，但是不會這樣做。他不做聲了，用茶匙光郎光郎的把茶旋成一個圓的漩窩兒；然後，突然間發起恨來了，把並沒有一點兒錯處的茶壺一推，茶壺打開來了，水也潑出來了，他站起來，揮揮他的手。

——混蛋！只曉得喫，你們這些畜生！……爲什麼我從來沒有喫過別人的呢？你們這些不道德的人！

——茶壺倒翻了，死鬼！

大家相罵起來了，卡拉謝夫的兇惡的臉對着恩德雷。值班的一夜沒有好睡，早晨來買藥

的女人，製藥師又來吵鬧了他，白天還有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恩德雷臉上的神氣和他整個身體的樣子，——這一切一切都很有趣的在他的心窩混合了起來。恩德雷是個小學徒，根本就沒有資格高聲的說話。

——你擺什麼官架子！……誰怕你呢！

大家一致的攻擊列夫琛珂。他應得的麵包，真的不知道誰給他吃掉了，可是現在弄成功這樣了，彷彿倒是他自己的錯處。

列夫琛珂努力阻止嘴唇的發抖，熬住自己理直氣壯的眼淚，他沒有力量保護自己。他似乎是爲着要維持自己的威嚴，說了幾句粗魯的罵人的話，就跑到屋角裏去，在空瓶堆裏鑽來鑽去。

受氣，孤獨，沒有幫助的感覺，使他的心上覺到病痛似的痛苦。他進了藥房已經有半年了，直到現在，他天天一分鐘都不知安靜的。追究他，罵他，鄙視他，譏笑他。爲的是什麼呢？他總盡可能的工作，努力討大家的好。他的加緊工作，本來是討好別人來保護自己的，可是，他愈是這樣，就愈發受苦。甚至當他有幾分鐘空的時候從材料間跑到藥房裏來看，學習學習配學的事情，他要被他們驅逐出去，好像他有癩病要傳染似的——重新被人家趕回材料間去——洗洗橡皮泡，剪貼剪貼標題紙。大學徒，副手，製藥師也曾經有過這樣同樣的地位，他們也都受過侮辱和屈辱，當初誰比他們在職務上高一級的人，也都可以這樣欺侮他

們的。而現在，因為心理的反動，他們完全是無意之中在恩德雷身上來出氣，彷彿是替自己的虛度的青年時期報仇。

但是他並不顧到這些，在他的心上只是發生了憤激和報仇的感覺。

他急忙的粘貼着標題，同時一個一個奇怪的復仇的念頭在他的腦筋之中經過：大學徒，副手，製藥師應該碰見不幸的事情，或者火燒，或者吃錯了毒藥，或者更好一些，——他們弄錯了藥方，毒死了病人，結果警察來提他們，而他們在絕望之中將要來請求恩德雷救他們。請他說：這是他沒有經驗掉錯了藥瓶。而他恩德雷，在那時就可以跑過去問他們了：『不記得，——你們都給我吃苦頭，羞辱我，戲弄我，我沒有一分鐘的安靜；我的心痛和苦惱，誰都沒有放在心上，現在你們自己來請求我了！你們為什麼欺侮我呢？』

是的，他為什麼應許忍受這一切呢，為什麼大家都不愛他呢？只不過為的他是一個最小的學徒。你狠心痛的可憐自己起來了，可憐他自己小時候的生活，可憐他自己的過去，可憐在中學校的那幾年，可憐小孩子時代的玩耍和母親的撫愛。

他低倒了頭，繃着眉頭，努力的熬住了那內心之中燃燒起來的眼淚。

製藥師進來了，他竭力裝出嚴厲的不滿意的樣子，命令大學徒到藥房裏去，叫小學徒也去準備起來。卡拉謝夫同兩個大學徒跑到藥房裏去了，開開藥房門，擺出木架子，白手巾，玻璃瓶，裝藥的杓子，一切都放好，擺好，像每天早上一樣的開始工作。

又暗又高的天花板上，中間排着一盞不動的燈；屋子裏的光線是不充足的，一口大的藥櫃凸出着，光滑的櫃臺上反映着黑暗的光彩，週圍擺着一排一排的白色玻璃瓶，上頭貼了黑色的標題，一股混合的藥香的氣味，——這一切看起來，正好配合着那種單調的平靜的煩悶的情緒，這種情緒充滿着這個藥房。

像鏡子似的玻璃門裏，看得見一段馬路和對面的壁板，對過的大門口掛着一塊啤酒店的舊招牌，上面畫着一隻杯子，酒沫在向外潑着。早晨的太陽從那一方面經過藥房的屋頂，很亮，很快樂很親愛的照耀着那塊招牌，排水管，石子路，發着光彩的路燈上的玻璃，對面牆頭上的磚瓦，以及窗子裏雪白的窗簾，——而藥房却在陰暗的一方面。

馬路上的馬車聲同着城市的一般的不斷的聲音，却透過關着的門，送進了藥房內部，這種聲音一忽兒響些，一忽兒低些，窗子外忙亂的人羣來往着，使街上的聲音發生着一種運動和生活，而且不斷地在窗臺上閃過小孩們的帽子。

可是這許多彷彿都和藥房沒有什麼關係似的，在這裏一切都是秩序的，靜悄悄的，暗淡的。學徒們都站在那邊，他們的蒼白的臉，表示着很正經的神氣，站在櫃臺邊工作著。而製藥師也仍舊是站在藥櫃邊不斷的寫着和配藥。

在長凳上坐着幾個普通人，等着藥。他們却很注意的看那些玻璃瓶玻璃罐子，藥缸，以及一切特殊的陳設，這些情形使他們發生一種整齊清潔精確的感想，而且使他們覺到藥房和

其他機關不同的意義。他們閒立得無聊，注意著那些穿得很有禮貌很乾淨的年青人在櫃臺邊很快很敏捷很自信的工作著。每一次有人跑進來的時候，一開門，街上的聲音就彷彿很快活的充滿了整個藥房，但是，門一關上，聲音立刻就打斷了，又重新低下去，仍舊繼續那種不安甯的嘶嘶的響聲。學徒們看一看進來的人，並不離開自己的工作，仍舊很忙碌的配着藥，關於新來的買主的影象，一下子即被緊張的工作所消滅了；在他們眼前所閃過的的人的樣子，面貌，神氣，以及所穿的衣服，都混成一個總的灰色的印象，發生着一種單調的習慣的感覺。只不過年青的姑娘們是在總的灰色的背景之外，她們所閃過的樣子和面貌是年青得可愛和風流。年青的響亮的聲音叫人聽着有意外的快樂，引得起那種同情和熱心的感覺。卡拉謝夫，或者其他的學徒，却很親熱的放她們進來，給她們所需要的東西。門又重新關好，又恢復了過去的灰色的平日的色調，而且一般買主們的面貌都好像成了一個樣子。

每天的時間總是這樣地跑過去，買主們總是這樣一忽兒來一忽兒去，學徒們總是這樣拿架子上的藥瓶，撒撒藥，調調藥，貼貼標記；學徒們和副手們總是在買主面前裝着很嚴厲很有秩序的樣子；到了只剩下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互相之間罵也來，譏諷也來，笑也來，說說俏皮話，相互爭論起來，他們對於老板和代表老板利益的製藥師，却隱藏着一種固執的仇視的態度。

#### 四

學徒們有時候想出些自己玩耍的事情，尤其謝里曼最會做這類的事，他是最大的學徒。他胖得圓滾滾的，凸着一個大肚子，人很矮小，他笑起來永久是會全身發抖，而且總在想開玩笑。他同卡拉謝夫在一起工作；他做得厭煩起來了，很想玩一套什麼把戲，但是有買主在藥店裏，製藥師也站在藥櫃邊。他就把身體彎下去，好像是到地下去找藥瓶子，其實他在底下一把抓住卡拉謝夫的腳，卡拉謝夫惟恐自己跌倒，也就彎身下去，倒在謝里曼的身上，而且用無情的拳捶他的背部腹部腿部頭部。站在櫃台那邊的買主和製藥師並看不見他倆，他們在地板上相互的抓着，而且十分緊張的，閉緊着嘴不敢喘氣惟恐自己要叫出來，或者大笑起來。如果製藥師驟然問從櫃台那邊走過來看見這種情形，那他就立刻要開除他們出藥房，一「這種危險使他們的玩耍特別有勁。後來，他們起來了，而且安安靜靜如無其事的重新做起打斷過的工作。買主們不過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這兩位學徒的面貌上忽然這樣紅呢。

可是有時候他們的把戲還要厲害。譬如有一次謝里曼偷着一忽兒時間，裝了滿袋的瀉藥片和同樣子的巧格力糖，偷偷的從藥房裏出來走到門外，就把這糖片和藥片沿路分送給遇到的人去吃；馬夫，門房，下女，女廚子，甚至在對面的站崗警察都吃到了；經過兩個鐘頭發覺了他請客的結果，在門外起了一個不可想像的擾亂。那位警察簡直丟了自己的崗位跑走了。幾家人家的主人立刻派人檢查一切的鍋子和暖水壺，以爲這些東西裏有了什麼毒藥。學徒們可時時刻刻跳進材料房去，伏在櫃台上，臉向着下面，哈哈大笑，笑到像發神經病似的。

製藥師罵得很利害；爲什麼他們丟了藥方不做工，想不出他們是在幹些什麼，直到最後才推想到這個把戲是他們鬧出來的。可是製藥師並沒有對老板去告密，他自己也害怕；知道老板並不會感謝他的，因爲他不能夠看管學徒們，自己也有錯處。很單調很憂悶的一天之中，沒有可以散心的，沒有什麼可以喜歡的，也沒有任何精神生活的表現，學徒們就只有做做這種把戲。這種把戲是他們在自己的無聊生活之中起一點兒生趣的唯一辦法。藥房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出賣自己的時間和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一百個老板之中總有九十九個看着自己的職員只是創辦藥房專業所必需的力量來源，竭力的要想自己只化最少的費用，而叫他們儘可能的多做工作。一天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沒有一分鐘的空閒；甚至於在很辛苦的，晚上沒有睡覺的值班之後，也沒有可能休息這麼兩三個鐘頭。他們住的地方只有閣樓上或地窖裏的小房間；他們吃的東西都是些碗腳的剩菜。藥房老板爲着要使這些賣身的學徒不能夠抱怨，他們定出了一種條例，叫做『藥房學徒，副手，製藥師的工作條例』，——照這種條例，老板就可以支配這些藥房職員，像他們支配玻璃瓶玻璃罐橡皮以及藥料一樣。學徒要有投考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副手要有投考製藥師的資格，都應當做滿三年工作，彷彿是爲着要在實習之中去研究（其實是老板要用廉價的職員）而且在每一個藥房裏面至少要繼續工作六個月，不管這個藥房的生活條件是怎麼樣。（——不然呢，所做的工作就是枉費，不能作數。藥房老闆儘可能的利用這個條例來裁減『不安分的份子』。這樣，藥房職員只要有很小的錯誤，甚至



於沒有錯誤，就可以有滾蛋的危險，而因為他沒有做滿六個月，他的名字就立刻在名單上勾消了，雖然離六個月只剩得兩三天，也是一樣；於是乎他能夠有資格投考的時期又要延遲下去，又要重新天天去做那種麻煩的苦工。

學徒方面也就用他們自己手裏所有的一切方法來改變他們的生活，即使只有很少的一點兒意思，他們也是要幹的；如果不能夠，那末，至少也要想法子來報仇，爲着自己的生活健康幸福而報仇，當然這是不覺悟的報仇。學徒們不管在怎麼樣難堪的條件之下竭全力要完成六個月的初期的服務。可是，只要過了這個和他的命運有關係的半年，他們立刻就跳出去，尋找較好的服務地方，這個地方應當有的，而且一定要有的，因爲總有些人是在過着人的生活，因爲在舊的地方的生活實在過得太難堪了。最初時期的新的環境，新的關係，新的同伴，新的買主，——遮蓋着實際情形，彷彿此地的生活表現得有意思些；但是，這不過幾天而已，最多一個星期一個半星期。在這裏，這些青年的身體康健和精力又同樣的要被榨取，又同樣的等待着可惡的疲勞的六個月，那時候又可以跑出這個地獄，到另外好一點的藥房裏去，這種藥房一定要有的。——這樣的情形直到三年爲止。不幸的藥房職員只要在那個時期沒有病倒，沒有生癆病，沒有好幾次吃錯毒藥，沒有被藥房老板冤枉或者不冤枉的取消藥房職員的資格，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勾消，而能夠靠朋友親戚的幫助，拿出自己很小的薪水的一部分，積蓄起一筆款子，——他就可以跑到有大學校的城市去，餓着肚子來準備考試，最

後，經過了一個考試，他就變了藥房副手。然後……然後又開始這一套，才可以得到製藥師的資格，這種製藥師的資格，很少有人可以得到的。

爲着要反對老板的公開的直接權力，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假使學徒們有一個小小的可能，他們就得支配賬房錢櫃裏的錢，像支配自己的錢袋一樣；在櫃子裏的香水，貴重的肥皂，以及生髮油等等，他們不管人家需要不需要，而拿出去隨便送人；藥材的耗費要超過所需要的兩三倍，只要一忽兒不注意，他們就立刻把些材料都掉到盆裏去了，這些多餘的材料在材料房裏堆了許多。製藥師和老板要時時刻刻看着他們，這在事實上又是不可能的。

藥房裏內部的生活雖然是這樣的異乎尋常的情形，可是局外人在外表上看來，仍就是很單調而有秩序的。

## 五

像今天，在買主們的眼光看來，外表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緊張。卡拉謝夫，謝里曼以及別的學徒副手們仍舊是很尋常的很忙碌的在自己的櫃台邊工作着。可是，這種尋常的環境和機械式的工作，並不能集中他們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們的腦袋並沒有受到環境的束縛，片段的思想和回憶不斷的在他們腦經裏閃過；所閃過的是些什麼呢？是關於放假的日子，爭論，打架，夜裏的散步，關於自己將來的命運，幻想最快樂的意外的生活，以及模糊的希望着能

夠換一個環境，換一個地位。

卡拉謝夫一方面在漏斗裏瀝着渾濁的液汁，這種液汁已經發着亮光一滴一滴的掉到玻璃瓶裏去，另一方面他正在想着——『我做了副手，有人借我五百個盧布去租一個藥房，出賣些便宜的藥，——只要賣得便宜，就是參點兒糞進去也不要緊。不然呢，養些豬也可以，豬油可以賣到莫斯科去……叫我的那位可憐的享苦的母親同住在一起，可以離開那種窮苦的生活。這樣的過着好生活！到白克公司去買輛自行車——兜兜圈子，這倒可以不要喂養它的；——很好：週圍有荒野，有小河，有新鮮的空氣，有碧青的天空，自由自在的坐在那裏吹吹口嘯！』……

他竭力的熬住自己的手發抖，很當心的把瓶裏的藥水倒在漏斗裏去，漏斗裏的水一滴一滴的漏到玻璃瓶裏去，散出發亮的模糊的斑點。

有人很急忙的進來了，跟着他突然闖進來的街道裏的喧鬧聲，一忽兒又重新退去了，藥房裏的聲音又重新低下去，像人在那裏自言自語似的：這樣一來，使人想起別的地方的自得其樂的生活。

製藥師拿一張藥方放到卡拉謝夫面前。在藥方上寫着『Statum.』，——這就是說要把藥立刻配好，用不着掛號——因為這是病危的藥方。卡拉謝夫拿來看了一看，他的思想立刻轉移了。他已經不想着將來的藥房，養豬，坐自行車等等事情了，他拿着梯子很急忙的爬到

最高的一格上面，寫着『Opri Croatia』。他很快的爬下來，繼續着工作。放在那裏一大堆的藥方惹起了一種催促的感想。

同伴們在旁邊工作着，他們跑來跑去，彎着身子拿這個瓶那個瓶，倒出些藥粉放到極小的天秤上去稱，輕輕的用手指尖敲着，又重新把那些瓶放到原位上去。這些，使人感覺着那種不變的情緒，機械的緊張，以及不知道爲什麼的等待着工作快些做完。

有時候，卡拉謝夫忽然發生着一種不能克服的願望：呸！什麼都要丟掉，不管製藥師，不管藥房，不管世界上的一切藥方，快些披起衣服跑出去混在那些活潑的敏捷的在街道上的人堆裏去，同他們一道去很快活的吸一口新鮮空氣，——這兩天的太陽這樣好，這樣清爽。但是，他繼續做的仍舊是那樣緊張的工作，仍舊要磨着，稱着，撒着藥粉，倒着丸藥。一會兒又一忽兒的看着那口壁上的掛鐘。一支短針竟是前進得那樣慢，卡拉謝夫心裏推動了它一下，但是，再去一看，它仍舊在老地方。

無論時間去得怎樣慢，可是總在走過去。這時間跟着街上聲音的印象，跟着馬路上的景致，跟着窗口經過的人羣，跟的經常變換的買主，一塊兒走過去，而且跟着工作的順序走下去，疲倦的感覺漸漸的利害起來了。看起來：週圍的整個環境，買主，學徒，櫃子，製藥師，窗門，以及掛在中間的燈，都是慢慢的向前去，走到吃中飯的時候了；吃中飯確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總算一天之中有了一個界限。

一點半了，要想吃中飯，胃裏覺得病態似的收縮起來了。卡拉謝夫忽然想起了不知道什麼人吃掉了恩德溜史卡（一）的早飯，卡拉謝卡也曾經罵過他的。他現在想起來很可憐他，大家都攻擊他，因為他是個最小學徒，卡拉謝夫一面快快拿了顏色紙包在瓶口上，一面這樣想：『混蛋，他們找着他來攻擊！』

## 六

平常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買主的數目就少下來了。學徒們很疲倦的，肚子也餓了，配着最後的幾張藥力。樓上有人來叫製藥師和副手去吃中飯，他們是同老板在一起吃飯的。

——先生們，白燒兒！——製藥師剛剛進去，最後的買主剛剛走出大門，謝里曼就跑進材料房高聲的叫着。

——去，去！

——喂，列夫琛珂你去！

列夫琛珂很快的爬到最高的架子上，用自造的鑰匙去開那上面的藥廚門，這藥廚裏藏的是酒精，他就拿了一瓶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倒在另外一個玻璃瓶裏，並且在裏面加上櫻桃色的糖蜜和有一點香氣的炭輕油。做成了一種很濃厚的飲料，這種飲料在藥房裏有一種『科學的』名稱叫做『白燒』。

看門的和下女把中飯送來了。學徒們搬好凳子，都坐在櫃台的週圍，他們都快活的等着喝酒。當看門的和下女走出去了之後，謝里曼不知道從什麼地底下拿出那瓶來倒在量藥的杯子裏，那杯子至少可以盛大酒盃一盃半。每一個人都很快活的把這滿盃的酒精一下就倒在肚裏去了。燃燒得很利害的感覺，呼吸幾乎被純粹的酒精逼住了，各人的眼睛裏發着黑暗，經過一分鐘以後，他們大大地快活起來了，他們大開了話箱。一下子都說起話來了，但是，誰都不聽誰的話。講了許多無恥的笑話，很尖刻的，罵娘罵祖宗的都罵了出來。什麼無聊的工作，互相的排擠，互相的欺侮，和製藥師的衝突的悲哀的等待着休息日的希望，一切一切都忘掉了。大家忽然間在壓迫的環境之中解放了出來；可以使人想得和藥房生活有關係的那些瓶子孟子罐子等等都失了意義，而且現在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意思了，也沒有什麼必要了。站在櫃子上架子上和抽屜裏的這些東西都在偷偷的對着他們看。學徒們把碟子刀子碰得很響，很有胃口的貪吃着，就這麼用手拖着一塊一塊的肉吃，這些肉究竟新鮮不新鮮還是成問題的。大家都趕緊的吃着，因為買主們會來打斷他們的中飯，而且他們也正在搶菜吃，惟恐別人搶去了。

列夫琛珂忘記了自己今天的受氣，而且沒有原因的哈哈大笑起來，在他的青白色的面上燃燒着一些病態的紅暈。卡拉謝夫很暗深地看着壁角，他平常酒喝得愈多就愈加愁悶。可是謝里曼像鬼一樣的轉來轉去，他提議對於製藥師和副手再來一個把戲，——把蓖麻油放到

他們喝茶的杯子裏去，或者再此這種油還要厲害的東西，他自己想起這種把戲的結果，就捧着肚子大笑了。

藥房裏的鈴很急的得郎郎的響了。一種習慣了的感覺，——應當立刻就跳起來跑去放買主們進來，——就把醉意趕跑了，而且一下子出現在眼前的又是從前的環境。每一個人無意之中覺得自己又在鬥爭的狀況裏面了，這種狀況，是整個藥房生活的條件所造成的。

——卡拉謝夫，難道不聽見嗎？你這個混蛋！

——你去罷，又來了，我值班值了一夜，混蛋！

——謝里曼，你去，要知道人家在那裏等着呢。

——列夫琛珂，你去罷！

列夫琛珂也張開了口表示着反抗的意思，但是，沒有講話，就被他們從材料房裏推了出來，他給了買主以需要的東西，等買主跑出去了，就把一部分的錢放進錢櫃裏去，放得那麼響——使材料房裏的人都聽得着掉錢的響聲；而另外多餘的一部分錢就輕輕的放進自己的袋裏，回到材料房來了。

卡拉謝夫又倒了白燒，大家都喝了。他們都要想再來一次那樣的快活，和痛快的情緒，但是，喝醉酒的第一分鐘的快活已經不能夠再恢復了。頭腦發重了。製藥師和副手快要來了。

——孩子們，卡奇卡來了！

學徒們都擁擠到窗前來，有一位塗粉點胭脂的『半小姐』在行人道上走過來了。她有  
點兒蹺脚，看起來，她用盡一切力量要想走得平些。

——蹺脚的女人！

——沒有脚的女人！

——卡奇卡走過來！

謝里曼跳到窗台上去，並且做出沒有禮貌的手勢。

——孩子們，把卡奇卡——來灌一灌白燒！

她走過了，頭也不抬，可是很得意的樣子，因為大家都在注意她。——卡拉謝夫，她在  
等你呢！

——哪，見什麼鬼！——卡拉謝夫不滿意的說着。大家都釘住了卡拉謝夫。

——立刻叫她到這裏來，聽見嗎？去同她來。

——先生們！她脚蹺得好一點了呢。

——叫她來！

大家拉着卡拉謝夫，而他開始發狠並且罵起來了。同平常一樣，在無意之中玩笑變成了  
相罵。



藥房裏又來了買主。製藥師與副手吃了中飯走下來了。製藥師立刻指揮他們工作，大家都站到櫃台旁邊。頭腦裏轟隆隆的響起來了，非常要想躺下來，並且眼睛也要閉下來，真想  
去嘗一嘗醉醺醺的騷亂的味兒。

——我發寒熱了，頭在暈着……請准許我……我不能工作——卡拉謝夫走到製藥師  
的面前說。

製藥師很兇惡的望着他，並且身體湊近了他，可是，卡拉謝夫很小心的輕輕抑止着呼吸，  
呼出的氣竭力的避開製藥師的臉。

——又喝了酒！哼，不知道像什麼東西……豬羶！我說過誰都不准拿一滴酒精。

——誰拿呢？鑰匙在你那裏——卡拉謝夫很粗魯的說了，又重新走到自己的位子裏，故意不留心的把玻璃瓶子和天秤磕碰着，乒乒乓乓的發響。

## 七

吃中飯以後的時間更拖得長了。太陽從低處傾斜到屋後面，照耀着屋頂和教堂上的十字架，城裏的房屋和街道上面都佈滿了陰影。暗淡的微光在不知不覺中充滿了藥房。在架子上  
的藥罐和一切東西的棱角却喪失了顯現的狀態，而在精神上印着一種慢性的悲哀，不滿意的  
混亂的情緒。

卡拉謝夫想起了自己的房間，在他的幻想之中發現了在他房間裏的貧困的環境，一張桌子上堆滿着空的藥瓶，許多醫藥上的書籍和一切零碎的廢物，一張蹣跚了腳的椅子，床上破爛的粗布被單，並且想到十點鐘之後關了藥房門大家都上樓去的時候，平常總有一種安靜和輕鬆的感覺，這種感覺現在引起了他一忽兒的幻想。後來，他又記起老板卡爾·伊凡諾維支而上的表示，想起他那走路的神氣，他那白鬍子，常常縶着的灰白眉毛。——當他同學們講話的時候總是這樣的看着，彷彿在他面前的是一匹頑強的懶惰的馬；這匹馬，應當要拿着鞭子來對付似的。卡爾·伊凡諾維支是一個德國人。卡拉謝夫想——『如果把一切德國人都從俄國趕出去，那時候，或許學徒們在藥房裏的生活就比較的要好些。可是，製藥師不是德國人，而也是一個混蛋。』

卡拉謝夫設想着自己做製藥師的時候，他記得仔仔細細，——想到他將來生活上的一切，他將來要穿什麼衣服，要怎樣走路，怎樣來對付卡爾·伊凡諾維支，怎樣說話，以及怎樣來趕這許多學徒。

半明半暗的光線充滿着藥房，被這光線所引起的情緒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簡直遮蓋了一切實際情形，雖然他的手還在機械的很快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完全忘記了他自己在什麼地方，忘記了在他的週圍有些什麼東西，——在他的面前完全是一個另外的景像和狀態。當有人叫着他，問他要什麼東西的時候，這種叫聲才突然把他從幻想中叫回來，這種

幻想是一種疲勞和孤獨的環境所形成的。

看門的跑來，擺着梯子，爬了很久，後來總算點着了燈。那時，窗子上一下子發了暗，而在街道上的路燈也點着了。凡是經過藥店門口的人，只要他走進了從窗子裏射出去的那道亮光，在裏面的人就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一會兒他又跑到黑暗裏去了。馬車的聲音漸漸地在城裏低下去了。

到十點鐘還遠得很，卡拉謝夫工作着，一下子又沉醉在他自己的回憶和幻想中。買主們也是如此的萎縮着，真的他們也同樣的無聊。好像這樣的時間過不完似的。『最好現在就跑去，到一個現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去，爲什麼一切都是這樣呢？如果這樣下去真要死呢』。

那些事情離得很遠很遠呢，可是，現在不知道爲什麼都想起來了，而且不知不覺的和買主們的無聊的神氣聯系起來，並且和黑暗以及無窮無盡的長夜聯系起來。卡拉謝夫被很不舒服，他轉變了一個思想，而想到別方面去了。

一個大學生走到製藥師面前低低地說了一些什麼。製藥師很有禮貌的注意着聽他。大學生制服的大衣，上面釘着白銅鈕扣，學生裝的帽子上有一道藍箍，他嘴巴上的青年人的鬍子剛剛透出皮膚，所以這些驚醒了卡拉謝夫的回憶，這對於他是非常感傷的。如果能夠換一換生活，他也許現在可以和這位大學生有同樣地位，也是這樣走到藥房裏來，而且有同樣的自

由和不拘束的態度同製藥師講話。卡拉謝夫和他的同伴們都屬於那些不幸的人，——中學校對於這些不幸的人不是母親而是後母了。青年學生之中有極大的百分數就是藥房學徒這一類的人，他們每一年被中學校趕出來，使他們不能夠讀完。

大學生出去了，而製物師叫卡拉謝夫跑到他面前去，開始檢查他剛剛配完了的藥方。製藥師看看藥方，而卡拉謝夫背誦着，他說『Sachari』（糖）……

卡拉謝夫躊躇了一秒鐘。他現在很清楚的回憶了起來，在藥方裏應該要放乳糖的地方，他放進了普通的糖。『(Sachari last)』（乳糖）——他直接的很有勇氣的對着製藥師的臉堅決的說出了。

『那裏，別怕，這是不會毒死的，我還是不說出來好，如果說出來——又要強迫我重新配一次。』製藥師在紙上打好了印，並且指揮他包好製瓶。

通常人說——『正確得像在藥房裏一樣，』但是，這太天真了。服務的職員和應做的工作比較起來，常常覺得職員太少。爲要趕着配藥，他們走來走去的走得很疲勞，而且慌忙的不得了，只要製藥師轉身一下，學徒們就在背後做錯了（至於買主們，他們本來一點兒不知道這些專門技術的）；稱得最正確的只不過最毒的物質。

卡拉謝夫感覺得腳筋抽起來了，腰也酸了。整個身體裏充滿着消沉和疲倦。看起來只想要爬到床上去——立刻就會睡得像死人一樣。現在世界上無論怎樣滿意的事都不能來誘惑的

了；只要睡覺，睡覺，睡覺。白天裏，尤其在喫中飯以前，時候過得非常慢，而且疲倦得很。現在看起來，在太陽沒有落山的一天竟不知不覺的過去了；但在黃昏，尤其是晚上，——又像過不完了似的。許多配好的藥方已經拿去了，許多買主已經來過了，而透過黑暗的那些零零落落的路燈的火光，仍舊可以在窗子裏看得見，藥房中間的那盞很大的煤氣燈仍舊點着，學徒們，副手們，買主們仍舊是那麼樣走來走去，他們的臉，衣服和手裏的包裹在晚上的光線之下還有一種特殊的色彩，黑暗的陰影也仍舊一動也不動的躲在壁角落裏和櫥櫃之間，而且最主要的是；——所有這些情形都永久是自然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這個晚上，看起來，簡直是無窮無盡的了。

經過半開着的材料房的門，可以看得見恩德雷·列夫琛珂的疲長的不相稱的身子。他在門和櫃臺之間走來走去，做着很奇怪的手勢，身子低下去，手伸出來，彷彿是在空氣裏指手劃腳的。

坐在藥房裏的人，看着他的動作，覺得可笑而想像不到的；他們都看不見材料房裏到處都掛着繩子，恩德雷是在這些繩子上用阿拉伯膠水把標題紙的一頭粘在上面晾乾。恩德雷在門口走過的時候，在他一方面可以看見兩三個買主的身影，一動不動的坐在椅子上，可以看見在櫃臺後面工作着的學徒，以及一半被藥櫃遮住的製藥師，他老是那麼一個姿勢，一點兒沒有什麼變化的。許多瓶的草麻油，亞摩尼亞酒精，白德京藥水，吳利斯林油，現在放在他

面前的櫃臺上，叫人得到這一天工作的成績的印象。疲倦之外還加上一種孤獨的感覺；人家做工還有些同伴，而他一天到晚只是一個人在這個骯髒的雜亂的光線很暗的非常悶氣的材料房裏轉來轉去。

## 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鐘敲得很準，很清楚，很有勁，明明白白的要大家懂這几下敲得特別有意義。在這一秒鐘裏面，一切——凡是這一會兒以前的，工作時間所特別有的，那種影響到整個環境的情調都消滅了；而站着不動的天秤，瓶瓶罐罐，量藥水的杯子，藥櫃，椅子和坐在上面等着的買主，黑暗的窗門，一下子都喪失了自己的表現力量和影響，——這些東西，在一秒鐘以前，對於學徒們還有那麼利害的力量和影響呢。一種脫卸了勞動責任的感覺，——可以立刻就走的可能，把大家都籠罩着了，使過去一天的印象都糶糊了。

買主喪失了自己的威權，他們的身子都彷彿縮小了，比較沒有意義了，比較客氣了。學徒們互相高聲的談話起來了，無拘無束的了。看門的把多餘的燈滅了，站到門口去等最後的幾個買主出去，就好關上門，就好在門旁邊的地板上躺下。開始算錢。值班的副手，表示着不高興的神氣，在半明不暗的材料房的櫃臺上攤開自己的鋪蓋，而其餘的學徒走出藥房，很

親熱的很快活很興奮的，沿着黑暗的扶梯上樓去，互相趕着，笑着，說着笑話。

眼睛在烏暗大黑之中，什麼也看不清楚，可是脚步走慣了，自然而然一步一步的走到靠近屋頂的閣樓上去。大家都非常之想要運動一下，熱鬧一下，換一個環境，換一些印象。一分鐘以前還覺得是求不到的幸福——可以躺到床上去睡覺，可以像死人的睡倒一直到早晨，——現在可又消滅得無影無踪了。

狹隘的擁擠的骯髒的閣樓現在充滿着聲音，叫喊和煙氣。很低的天花板底下，繚繞着青隱隱的動着的一股股的烟氣，這個天花板斜湊着接住屋頂的牆頭，所以誰要走到窗口去，就要低着頭。

學徒們很高聲的講着話，叫喊着，笑着，抽着煙，互相說着刻薄的話。

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很小的桌子，上面鋪一塊破氈單，還有一瓶白燒，一段香腸，幾條醃魚，很有味的放在窗臺上。學徒們很忙碌的脫掉乾淨的上衣，解開白色的硬領和硬袖；如果有誰來看一看閣樓的情形，他簡直要嚇退了；現在已經不是穿得很整齊的青年人，而是些破爛爛的赤腳鬼。大家的襯衫是齷齪的，都是破的，一塊一塊的破布掛在同樣齷齪的身體上。學徒們做着苦工似的工作，只有很少很少的薪水，差不多完全只夠做一件外衣，因為老板一定要他們在買主面前穿得齊齊整整乾乾淨淨的而在藥房裏面衣服是很容易壞的，常常要沾着污點，各種藥水和酸類要侵蝕衣服，因此，要買最必須的襯衣的錢就不夠了。最小的學徒

恩德雷穿的一件襯衫已經有一年沒有脫過了，簡直只是一塊破爛的齷齪的布披在他的身上，那一股惡劣的臭氣全靠藥房裏面常有一種氣息遮蓋着，他在這個城裏，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什麼人來招呼他，一直要等到襯衫完全破爛沒有用了，他才去買一件新的。

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倒着酒就喝起來。一瓶快空了，而大家的臉紅了，眼睛發光了。恩德雷飛紅的臉，他轉動着，給大家分牌。——平常在藥房裏大家認為罵他，趕他，用一切種種方法壓迫他是自己的神聖的責任，而現在的恩德雷可已經不是那樣的恩德雷了。他有一點兒錢，現在別人和他賭錢，大家都是平等的了；他趕緊利用這個地位，笑着說着。

賭錢是越賭越長久，通常總是這樣的。大家總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情緒，這是賭錢引起來的：很久的坐着，輸錢的冒險，贏錢的高興，賭的單調，大家移動着腳，搖擺着身子，發出不成句子的聲音，開始哼一隻歌曲，一會兒又換一隻，沒有哼完，又打斷了。

——發牌了……：唉，鬼傢伙，糟了！『唉，你，小野果兒，紅草櫻兒，蒲公英兒。』雞心！你有什麼？來了！

欄樓裏很擠得氣悶，抽煙抽得滿屋子都是煙氣。空氣裏面飛着白粉似的灰塵和燈裏的煤氣。白燒的空瓶在桌子底下滾來滾去。到處都是香腸的皮和醃魚的骨頭。時間早已過得半夜了。彷彿是從城裏很遠的地方——上帝才知道究竟是在那裏——只聽得從那黑暗的窗子裏傳進來，很微弱的鐘聲敲了一下，闌下，兩點鐘了。



大家都醉得利害。列夫琛珂輸了，向大家要借錢。

——唔，滾你的蛋！再多我是不給的了。——卡拉謝夫說。

——我還你就是了。

——滾蛋！

——唔，你們都滾罷！

列夫琛珂站起來走了。卡拉謝夫也站起來要走了。他也輸了。只有謝里曼一個人贏的。賭錢的興奮過去了，大家在這個悶氣的滿屋子烟氣的空氣裏，在這個又小又骯髒的屋子裏，都覺得非常之疲倦，非常之衰弱。明天早上七點鐘就要爬起來，重新又是這壓一套。該死的生活！

卡拉謝夫走出去了。腦袋裏面被酒醉和輸錢的感覺擾亂得非常之不舒服，很想要些夜裏的清鮮空氣。似乎覺得失掉了什麼東西，週圍一切都覺得不是現實的，不是應當有的情形，不是應當佔的地位，而只是暫時的，臨時的。

他站在梯子上聽着。一大座房子裏的人都睡着了，週圍都已經非常的寂靜。他設想往樓下去的扶梯，設想老板的房間——很大的，很寬敞的桃木地板，彈簧傢具，很高的天花板。那裏現在已經睡着了：老板自己，他的老婆，孩子，僕人。

如果現在下邊的門裏面輕輕的走出那個很漂亮的丫頭安紐塔，而在黑暗裏碰着他：『

呀，誰？』『我……我……』那又怎麼樣呢？他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卡拉謝夫很緊張的閉住了呼吸，聽着。每一秒鐘他都覺得底下的門在響起來了。然而週圍仍舊是靜悄悄。他感覺到非常之孤獨。他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脫掉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很疲倦的睡着了。

恩德雷也睡下了。他早就想好好的睡着，但躺下了之後，無論如何睡不着。受着酒精的毒的腦筋儘在病態的工作着，把睡夢都趕走了，不給他一刻兒安寧。白天裏不以爲意的事情——因爲工作的關係，沒有功夫想到的事情，現在出現在眼睛前面，引起他的可惜和痛苦。一切都是剛剛相反的：很想要有個人親熱親熱，要幸福，要光明，要清潔，而在回憶之中只有些醜惡的畸形的景象。動作的需要，以及體力上多餘的力量，——這種只有年青人才有的情形，總在不安寧的要求出路的，——而對於他，可已經被一天十四小時的工作所吞沒了，被那藥房工作的機械，單調，煩悶，經常的謾罵，衝突，對於老板的毒恨和恐懼所吞沒了。酒館子，熱鬧地方，彈子房，家裏的賭牌和『白燒』——燃燒着臟腑的酒精和酒性油。……週圍都是死的，齷齪的，下流的。

爲什麼？

他不能夠答復，他在被窩裏呼吸着，覺着黑暗和狹隘的空間裏空氣都發熱了，要閉住他的呼吸了。呼吸很困難了，他熬了一些時候，可是復來，熬不住了，他才把被窩推開些。窗子，椅子，堆着的衣服，睡在床上的卡拉謝夫影子，在黑暗裏面似乎現得更清楚了，然而這

不過一忽兒的功夫，到了第二分鐘，一切都表現着夜裏的安靜的那種不動不做聲不清楚的樣子。睡不着，想着自己的地位，想着藥房，製藥師，學徒，想着幸福。——遠遠的模糊的可幾及的美麗和新鮮，——不給他一刻兒安靜；所有這些很奇怪的和夜裏的環境，和屋子裏的半明不暗的光線，以及沉寂的情景聯系着。昨天的一天過去了，過去了，就這麼在灰色的單調的日子裏面消失了，只剩下一種憂鬱的感覺，叫人覺得總有些什麼東西缺少似的，而且正是生活之中所必需的東西，於是乎這一天只能夠算是白過，不作數的。

一直到窗子上悄悄有一點兒發亮，窗子在黑暗牆壁中間已經更清楚的顯現出來，而底下路燈裏的火光已經熄了，——他然後睡着。可是他在夢裏：也在覺着那種單調的永久是仇視的情緒，孤獨，以及一去不再來的時間壓迫着他。